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一百六十四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墨蹟跋

有明三吳楷法二十四冊

有明三吳楷法第一冊吳郡宋仲溫書趙文敏閣帖跋按文敏跋閣帖而叙及書家源體故當有意仲溫亦似以有意書之結法精純圓嫻比之七姬帖差不爲古然亦足以躡帶來學矣陸子淵謂陳文虎品勝仲溫又有以文東肉勝仲溫骨勝者文東此書聖王

得賢臣頌 法全倣永興精熟可愛而亦微使人狎
又書張懷瓘錄章草三品人名氏韋續五十六種書
懷瓘十體斷內章草一條雜正行體而皆有小法風
度溢出所臨急就幾于優孟抵掌釋文小楷尤精後
書葉夢得及自撰小跋皆與前三書筆以大抵仲溫
作章草勁而露文東則柔而蓄正書其猶魯衛也高
槎軒季迪所作眠雲軒詩雖非大得意語而翩翩度
驕驕前書法亦近仲溫特小疎耳此君既以事見法
而又寥寥象賢此昏幾於吉光零羽矣姚道衍廣孝
書所作凡一十首得意句小楷亦楚楚而自謂筆

不佳故多偏鋒王文恪陸文量紀姚公年或以爲八
十四或以爲六十五按公以永樂四年書此自云七
十二年而十六年始物故國史稱其少時與季迪楊
金載齊名則爲八十四無疑也吾吳詩盛於昌穀而
啟之則季迪書盛於希哲徵仲而啟之則仲溫若文
東則雲間之破天荒者二沈鼎貴此其濫觴故紀之
如右

第二冊沈學士民則凡三紙其一爲孔子世家其一
爲金氏墓志銘王贊善汝玉撰其一字稍大爲諸葛
武侯出師表沈大理民望字最小爲尺書益稷篇孔

子世家筆勁而氣拘餘皆圓懿肉好真魯衛也波折
處於永興尤近雖溫雅可親而不無佐史之歎夏太
卿仲昭以書供奉卅四十年而始爲吳文定公書此
一帋吳公時尚爲太學諸生也太卿公業已老矣而
精謹乃爾令人肅然肅中今爲已凡二帋一種德堂
記一拙齋詩皆道勁而不克去俗其可恨又非二沈
比也

第三冊有拙齋銘一賦一詩三揚宗伯仲舉爲銘錢
山人子書爲賦杜山人用嘉陳山人紹先劉少詹宗
器爲詩其辭與書法俱伯仲也徐武功元玉二帋其

一臨褚河南哀冊文行體益微得其勢耳適放橫逸
則雙雕並運意其一東原生傳東原生者卽杜用嘉
也有隱德而文公此書葢中年筆頗於虛和中出姿
態書傳後者吾吳周鼎伯器結法亦蕭灑伯器工屬
文頃刻千言立辦嘗韋韎叩金尚書軍門從破閩寇
僅得一幕官以老又國初亦有一周鼎伯器者樵李
人文行亦相類然非此伯器也

第四冊李太僕貞伯凡二紙一帋臨蘭亭記而行筆
皆趙吳興公生平以奴書誚吳興此何也陳言疏謂
中書舍人多至八十餘員葢當時傳奉之敝人所感

額抹嗉者抗言之無隱且以攻天曹大臣不能如杜
祁公之過斜封直哉言也第身非臺瑣而訐言過當
所論蔣生者是都御史琳子琳以寃死而公稱其爲
極刑後亦是牛呵宿因然攷之家乘及國史俱不載
當是疏垂上而尼耳吳尚書原博王醫師墓表中有
塗乙然無一筆潦草呂念墓表字稍大俱步趣眉山
而時時有鍾意蔡九達孔日嗣命議以禿筆取勁姿
盡骨全大抵李吳純綿累鐵蔡則強弩透札然李不
盡汰俗吳不盡汰濁蔡不盡汰生以此小有恨耳
第五冊祝京兆古近體詩十五首是行卷上公卿者

中多曹娥洛神風格清氣剴剴射眉睫其辭亦秀雋
不作晚歲應酬而所擬元日早朝排律重押新人臣
字不可曉也又雜詩二首別構一體久看乃能識其
用意處右皆早年筆演連珠并序十三首卿巖風木
行一首尺牘四首皆中年以後筆駸駸逼歐褚黃道
中致甫字說稍大約齋間錄又大則皆晚年筆進可
入元常室退亦不讓伯施所謂幽深無際古雅有餘
明興一人而已黃道中致甫者吾故人淳甫初名字
也爲其尊人五嶽山人乞集序潤筆余謂此汝南家
乘奈何畀人則曰使不佞而仍故名與字知非公有

也且公文成非汝南家乘乎爲一笑而留之

第六冊祝京兆勸農圖記赤壁賦著思錄序字體俱不能小其楷法亦得十之七八而淳古秀勁之氣溢出給構間或似率而密或似拙而巧信乎書家上乘也唯赤壁一賦隋健而小涉佻耳勸農圖記又自超駸駸在趙吳興上舊有文待詔畫一幀余姑割愛去之而留此書

第七冊祝京兆梅谷記比之勸農帖差大成趣園記又大於梅谷本作正體微取行法以助姿耳而不勝其筆勢遂作行然遒勁古雅中媚態溢發天真爛然

真墨寶也成趣園記文雖涉繁然明婉有味當是潤筆不乏耳

第八冊文待詔徵仲書皆小楷其一爲余錄早朝近體十四章用古高麗繭結構秀密神采奕奕動人是八十四時筆也其二古詩十九首極有小法其妙處幾與枚叔語爭衡是八十八時筆也又一條三行射禮有鹿中云云尤精甚而攷據典覈偶於散帙得之附於後其三書錦堂記差大於古詩結力遒勁是六十七時筆也其四拙政園記及古近體詩三十一首爲王敬止侍御作侍御費二十鷄鳴候門而始得之

然。是待詔最合作語亦最得意書攷其年癸巳是六十四時筆也吾所綴緝皆待詔中年以後書真吉光翠羽萃而爲裘後人慕臨池者其寶有之

第九冊文待詔甲子稿詩凡五十二首文八首極精謹可愛而不甚脫學究氣是時年僅三十有五聞公每歲輒手書其詩文前後凡六十餘冊皆爲徽賈從其家購之此特吉光之零羽耳徐博士昌穀落花七言律十章是未見獻吉以前語生於沈啟南文徵仲而趣勝之小楷如新鶯未成長音羽宛宛自見春意贈仇東之二絕句則皆進於是矣待詔又有致仕三

疏中不無塗竄而結法亦佳家弟乍目謂爲公稿本費十鐸得之以乞余偶章簡甫之子藻見而摩娑不已曰吾父筆也郡守欲梓之付吾父錄以示公故有塗竄尋別錄一本留公處耳余遂作章簡甫觀已而笑曰昨乃眼中耳今乃耳中眼也漫附於此俟家弟歸當詰之

第十冊錢文通公原溥書陳氏碣銘蓋宋仲溫派也硜硜負峭骨所乏者姿耳張南安汝弼二五言律皆倒韻而語亦平平後有數行極推伏陸務觀以爲李杜之後便到此翁小巫氣索宜其爾也南安多狂草

吾吳人又不好收之今此小行雜楷法幾於優鉢曇
花然純熟中有緊吝恐不減李貞伯陸文裕子淵小
楷尤不易得今此尺牘凡四首中間行法十三楷法
十七居然有北海吳興風度其語却多凡情可笑張
侍郎文光者陸公門下士也陸以書薦之貴溪相得
供奉 永陵驟顯貴第不為臨池家所許而此蘭亭
叙特楚楚如士人所恨不堪三復耳雲間自二沈後
不復能與吾郡抗衡南安躑躅黃池文裕跳梁城父
宋晉不競或思狎王終未足撐天半壁

第十一冊王履吉閔已賦進學解千字文皆精入未

興三昧極書家之嫩觀矣然不如拙政園一記四詩
張琴師傳渾渾有鍾太傅意使人愛而復敬之然又
不如退之琴操使人敬而不便解大抵以古藏雅以
拙成巧在八法獨覺等覺間庶幾上乘之將達者也
跋尾仲蔚與家弟評此君書若訟而皆有訟理故兩
存之

第十二冊陳白陽復甫千字文屈原傳各一帋此君
字不易楷楷不易小而吾乃兼得之又陶靖節詩三
十七首尤覺以拙勝字形稍大而於昔人評右軍書
黃庭曹娥各盡意態今求所謂正則淵明觀者不可

得也唯酷似山田中一老父或以無求於世少可采耳

第十三冊楊憲副夢羽法駕曲三章爲故相夏文愍代筆耳老腕適而少姿制王考功祿之與其師履吉尺牘精謹有法後有陳履常墓志銘及荅同年伊侍御書皆藁草兼正行結法彷彿吳興而傍墮僧趣名實俱損矣陳方伯子兼三槐堂銘蠅頭體妍秀而少遜骨蜀中詩自云做鍾太傅體古雅而微乏韻陸尚寶子傳金剪行張烈婦二章全得麻姑壇法而以色澤傳之遂爲一時書家冠詩調亦典麗生平所希若

雜文二章則中多竄改而筆法亦自清勁文博士壽承爲余書五子篇五子者謝榛李攀龍徐中行梁有譽宗臣併余六也爲篇凡二十有五壽承此書最爲圓熟豐妍其後五子稍有去取辭亦微改易第其人併書家四君皆游道山僅余一碩果耳循覽之際爲黯然低回久之

第十四冊文休承學正爲余書沈宋蘇杜諸君七言律二十二首是七十九歲筆而精謹雅麗逾於少年時又書嵇叔夜養生論及蘇子瞻續養生論清俊之極而微覺佻下彭孔嘉山人書余廣五子詩及近體

數首是古高麗繭能於率更內斟酌溫勁精澤光彩
動人蓋中年最合作筆也若晚途則一束枯草耳許
元復太僕一帑老筆圓嫵流利而所書龐居士傳語
尤可喜黃淳父居士前一古體虞永興之有鋒鍛者
後十二詩是晚年筆差小退周光韜叔初出道復而
此書醉鄉語酒德頌精嚴有古意程大倫子明全摹
徵仲而鸚鵡鷓鴣兩賦風斯下矣乃知其父元晦之
競師承殊未足確也

第十五冊俞仲蔚爲余書少陵七言律四十六首皆
隋珠下玉第何緣用起語四字作題却大可笑書極

有小法得柳誠懸度人經意雖小傷挑剔無妨大雅
又一帑書見贈古體八章稍加圓熟已上皆六十以
後書又一帑古近體凡十四章尤精謹可愛周公瑕
爲余書王維李頎崔灑高適岑參七言律三十四首
鄭喁津陽門行一章皆精雅工緻而津陽尤細而有
法又自作詩二十章字形稍大筆亦稍放二君子自
履吉而後狎王齊盟者也紙有宋經牋蜀牋高麗繭
皆余山房中舊藏勝於魚文側理多矣

第十六冊徐奉化伯臣書黃庭內景經一帑伯臣本
非當家用筆圍圍而時吐鍾意初爲飛鳥人加染古

色雜識舊印以希重價余一見而辨以示其子文果
泣曰先子得意筆也又黃彪遺我叅同契用趙吳興
贖識以示客客多以為吳興也割去之留於此冊蓋
重其文也伯臣筆生然久看逾雅彪甚熟然久看愈
俗此書所以貴人品也余識伯臣吳興時年七十七
矣自詭黃金可立就然不兩月而卒今故北書謬脫
者三十之一又闕後六章然則伯臣之所謂黃金者
可推也彪與伯臣年行不相及其品亦薰蕕特以經
故合爲一卷

第十七冊顧德育牡丹一賦結法酷似徵仲唯老窳

處有別耳袁提學魯望書七言近體十五首其辭與
筆皆流利典詳而乏古意王逢年舜華詩十三首政
如吳中子弟輕俊而不受繩墨書亦如之至所謂七
十二號可恠可喜可笑皆有之留以供醒睡可也張
伯起書李供奉絕句五十二首又李杜高岑律體十
一首此君生平臨二王最多退筆成塚雖天趣小渴
而規度森然矣毛豹孫書王江陵絕句二十六首亦
自楚楚

第十八冊王學士錫爵書郭景純游仙詩七首學士
自挹不主墨池盟筆法秀穎依稀有翡翠蘭苕狀家

弟提學懋書周詩不能盡合大雅而老健足風骨亦是當家莫太學雲卿書中唐律錢左司七首劉隨州九首韋蘇州三首皇甫兄弟四首卽士元二首韓君平四首盧綸員外二首司空圖侍郎張玄真子各一首清麗有態殊足詩句雁行其自作近體瞠乎不倫矣王太學稗登書王右丞七言絕十九首書不能稱詩其書所自造七言律廿三首雅相當矣大抵書貴骨勝不貴肉勝莫君肉勝而佳王君骨勝而不佳此不可曉也

第十九冊王太學衡書司馬長卿大人賦王好仙道

甚屢於此賦似有深感故筆意翩翩近之又陳思王五言古體張茂才元舉陳山人爾見各得十六首陳王此詩極建安黃初一時選又謝康樂十章則徐太學益孫筆也康樂才一斗繼陳王八斗後餘一斗似屬少陵少陵歌行爲文茂才肇祉書者十三首蓋四之一耳王雖骨未成而有飛騰蹀躞之勢徐能起雅去俗惜用筆不遒張子則公瑕之衣鉢陳生則子燕之箕裘而小不免俗肇祉佻側僅僅得從父休承而都無精理小阮若是何緣入竹林爲之一笑

第二十冊皆杜少陵七言歌行陸士仁得十四章文

從先得十一章顧紹辰得十四章錢允治得十九章
始予以爲五言選莫盛於思王謂能窮雅之變也七
言歌行莫盛於少陵謂能極風之變也故乞諸名家
合書之總二冊此冊皆近時名筆端雅有致陸當按
場佻側寡情顧風斯下矣

第二十一冊楷筆人垂徧而得吾州王應賓
郡章藻仲玉因乞王書盛唐歌行李嶠宋之間郭元
振各一章張謂崔顥各二章王維李頎岑參各三章
高適四章草書李白十六章酒間一展咏真足動金
石遏行雲弟王學娜如子亦能窺藩章倣隆池生小

足竹堂以暨永興率更未之得也後有餘簡會張
凱子予見過書近作十七首毋論結法其詩與諸賢
作河南屏脚庶幾不辱耳

第二十二冊唐人絕句婁孟堅得王勃以下七十二
首徐奉禮兆曦得朱慶餘以下三十二首沈昌期得
賀知章以下四十八首周茂才子先得杜甫十六首
緣不相知檢故小有重者而自王龍標李供奉外唐
人快語幾盡矣偶後有餘帑而康太學時萬尤山人
道恒過此因戲令康書坡仙汨經一則九書異域數
事俱足鼓吹幽閑者六生翩翩屬城書史之雋兒駒

汗血可望千里但未遇曹成王於蹄塵下定低昂價耳

第二十三冊莊子逍遙游王履吉之從孫慎脩書也逍遙游橫肆奇詭超軼象外而以圍圍未舒之筆紀之殊不相當也華茂才之方書連昌宮辭琵琶行精密可愛吾從子士駟甫脫塗鴉而亦寫駱賓王歌行頗有致將來不妨箕裘僧大林書所作平倭行一帋伉浪非本色其結法頗近率更然是藁本非為經意筆也僧明因書顧歡韋粲明僧紹孟景翼張融酬往釋道優劣事見南史明因與余善是方袍中之粗有

意者金用元賓婦書履吉白雀詩凡三十二首元賓為履吉上足故書法亦因之綿麗多態而閨憊之氣未除昔賢紀六朝唐詩俱以僧及婦子殿尾吾故仍之蓋采枯樹屏脚故事耳

第二十四冊皆石刻宋仲溫書七姬瘞志娘娘人目以為奇事奇文奇書按所謂潘左丞者張王貴壻也後歸明老牖下以死既負婦翁又負此七姬高季迪詞與楊用脩跋得其情矣仲溫此札不為工取其能去俗存古耳祝希哲王文恪墓志精整端嚴剛柔劑克完然垂紳佩玉氣象毛夫人志銘運筆差圓形

差匾古雅稱是唐初諸君子微帶一二行筆能斟酌
伯施信本間幾欲踞河南上書家最上乘也陸翁墓
碣字稍大而最古元常之典刑矣昔元祐秘閣續帖
取右軍蘭亭樂毅厠之真蹟蓋謂無他本故也二君
子書名爲我明第一而此又其手勒石者不妨用
此例存之

王履

此卷乃履吉後先爲金元密書
其月夜登
一
帑何大復六子詩一紙皆緊勁似踈而密牛首山秘
書省召試各一紙風神逸秀翩翩與白雀詩帖同結

搆甲申五月一紙自謂大醉書豈所謂真大醉耶然
顛縱而中自有骨可翫也跋尾兩朱君子价最與履
吉善故四詩皆悽惋動人而書法尤精謹象玄蓋竭
蹙而趨者又有龍文者羅氏也與逆人同見法欲去
之感右軍帖楷侯君集名氏以爲狹而止

王履吉贈何氏詩跋

右履吉先生贈何元朗兄弟詩仲蔚休承題尾謂其
與白雀寺贈王元肅詩同結法蓋先生康辛以前筆
豐潤秀美字字取姿態而不能無肉勝至其末年則
風骨道逸天真爛熳交錯掩暎有不可形容之妙元

朗兄弟視先生雖後進而才實迫之以故其獎許健羨不啻口出雖任謝齒牙之芬何以過是二卷今皆落余手毋論先生早歸道山而所謂元肅及元朗兄弟成異世人久矣書畢一歎

王履吉詩墨

履吉此冊沈太湖登東西洞庭詩十之八語雖壯而不甚秀似不能與湖山鬪奇也若其書之遒媚瀟灑姿態溢發置之銷夏石壁無愧色矣

王雅宜詩稿

王雅宜履吉山房雜興古近體五十七首頌一首凡

三千七百七十字皆作小行體而正書僅十之一蓋丁亥歲筆也時書道已成故雖不甚經意而自然精整正書尤自超詩語亦在雁行

王履吉小楷四六

履吉此書皆四六雅語蓋青箱白樸之流亞也懶儒鹵莽覩此真令人汗下雖然履吉有此錦囊而竟不售何也李銀臺嗜法書而於小楷尤甚聊為跋而歸之

王彭二顏體書

彭孔嘉為余書送王大夫入覲長韻皆家廟八關齋

體乖離中失去後一行及名跋今年春偶得王履吉
一壽頌亦此體雖峭整微遜而潤秀勝之履吉故永
興入室也與平原圓方殊不類不知何由與孔嘉並
得其門也前輩書家工力類如此余既甚愛而愧之
因合為一卷以寓目焉

陳白陽詩稿

陳白陽道復雜詩一卷為篇八十二多近體為字三
千七十兼正行體中雖有塗乙處而行筆大小無纖
毫失度結構雖小傾側而不踈時時見意態世人不
甚重陳書至於詩則覆瓿久矣故特收之

陳道復書陶詩

陳復甫書能於沓拖中生骨於龍鍾中生態以柔顯
剛以拙藏媚或者或嫩不古不今第不脫散僧本來
面目耳此所書陶詩尤為合作然世知之者益鮮矣
知之者謂之自然雖然比於陶詩自然尚隔塵也

陸儼山手札

陸文裕公結法無一筆苟雖尋常家人語施於所親
狎者亦精審適密有二王尺牘遺意觀此與周一之
四札可知已一之雖視公後進然皆能詩博古而腰
膺間皆有傲骨宜其相得如此

題豐存禮詩後

豐存禮傲睨一世而傾倒嘉則乃爾信乎爲才服也
計其書時當已病辟雍無一筆不顛而猶有山陰典
刑詩雖不能整粟而命旨綢繆宛然建安遺韻也昔
裴成公病劇迴盼一語猶能使夷甫心折今得無類
是乎嘉則有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歎故爲題其
後

豐存禮手札

儉歲鮮食人有以豐道生手書雜說鬻者竟月無所
遇余乃以五斗米得之其所論文罵宋儒前闕數行

亦不甚成語所論詩自喜具江天樓獨倚風雨酒初
醒亦恒語耳金潞太史以爲勝少陵勲業行藏之句
則亟稱之有胡瑛者以擬趙嘏則極罵之其論書稍
推文太史祝京兆次則陸詹事而於馬一龍沈愷王
逢元陳鶴楊珂沈仕皆痛詆醜擬不遺餘力二沈不
聞有臨池名乃亦置喙何也其評沈仕謂如夏四倚
主夏四何如人當是一貴家僕豐或曾見侮耳人言
此君憨定不虛也然行筆最道勁結構亦密比之生
平書最爲合作留此以備一家

又

豐考功病馬行中雖雜用唐人語法亦不能無少瑕而感慨悲壯寄托懇至其書擘窠行草爲吾鄉張銀臺寰作且引孫過庭所云感惠狗知爲一合其自負亦不淺矣展卷猶圍圍至五六行後筆意逸發風骨洞朗令人如見古人而中亦有不滿意處然使罵陳沈楊馬則有餘矣吳中前輩每見黃翰書則棄之吾甚愧其意然豐書比黃故大自徑庭不可同日語也

又

余每覽豐人翁書輒恠其胸次有眼能聚古碑於筆端而腕指却有鬼掣搦之不使縱其外擲以取姿態

孟孺子此卷乃與其鄉人包明府者前二詩句也筆皆有精采後則皆尺牘老手紛披殆若東城父老談開元闢鷄事雖復纏纏舉舉不免沓拖人翁生平不齒王履吉以其結構踈故履吉當亦不齒人翁孟孺精八法者其爲我衷之

蔡侍郎詩

子木於余爲先達而齒位不甚高故於燕中詩相規酒相狎也此卷距今二十有八年其捐館亦十二年矣覽之不勝山陽之慨

李于鱗詩牘

于鱗素拙書不待發齡石七十函已有訛筆而余輩
愛其辭更取以爲嫵媚嘗戲謂子與此何必減宣示
黃庭耶于鱗所遺余尺牘詩篇極多不無零落前年
聞其計始帙之爲一卷手加料理時時有淚痕漬紙
上余老矣留示兒子欲令其知前輩交誼且審一時
有奇人奇語也

吳峻伯詩

峻伯爲比部卽時與余同舍長夏無事墨和筆精遂
書此一卷詩時得清語但調未去偏耳書法亦豐妍
但骨未離弱耳當是時峻伯名甚盛却折節於余與
于鱗山東以後頓長一格後官漸高不復能爾也初
夏曠書爲手裝藏之時峻伯久捐館季子稼登翩翩
起矣

方元煥書荆軻傳

方晦叔嘗欲書太極圖說西銘以贈余余謂不如荆
軻傳尚得一快讀晦叔遂以行草書此傳見寄青社
當時北方之學者山斗晦叔得片紙隻珍字若拱壁今
來吳中不直一錢蓋晦叔目中無書學腕中無書力
而好以意行筆宜其淪落乃爾余愛荆軻傳文甚不
忍以覆瓿而姑留之旣以賀晦叔之遇而又惜荆卿

之不遇也

黃淳父書田園雜興錢叔寶圖

范文穆致能手書吳中四時田園雜興凡六十首真跡在余所雜有眉山豫章襄陽筆意龍蛇飛舞真墨寶也句不能甚工然描寫吳中風物人情可為曲盡吳興凌玄旻復精擇之僅得四十首托故人黃淳父書而錢叔寶為作圖叔寶入白石翁三昧又家吳趨其描寫詩意亦曲盡矣玄旻之尊人同守君稚德出示余俾題其後按文穆作此詩時以大資領洞霄歸里第未幾物故而又用蚤貴北使虜西南帥嶺蜀入

備法從叅大政其獲高枕於石湖之濱者無幾而稚德成進士出入省郡僅數年而避讒歸卧余雖稍稍困歎歷然亦家食之日多自今而往吾二人相與結一泥宅緣於麥隴翳桑間細取致能句味之所得當尤不淺也第玄旻汗血而與淳父俱凋喪不無哲人之感書畢泫然

舟州山人續稿卷之百卒四終

金州山續稿卷之百六十四

亦不與出榮文是亦血而與若父海賦發不無音入
一此字蘇林參調觀桑則喻來煙我位和文而何
因想墨然亦容身文日多自今而益益一文則也
辭太其士問人皆得勤規手而發勤神一余執筆
辭到其大效其藝尚外外不問之亦不問而

弁州山人續稿卷之百六十五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墨蹟跋

俞仲蔚書月賦

祝京兆好寫希逸月賦人間合有數本余所得乃毛
氏物適逸蒼鹵駸駸乎長沙清冰何但雙井徐君出
仲蔚此書則全法老米亦京兆流亞也希逸老去始
知隔千里今共明月為同人所笑不知後來何以見
推乃爾

弁州山人續稿卷之百六十五

俞氏四舞歌

仲蔚以五言選澹雅得詩家聲而時時作綺麗有情語所謂正平大雅固當爾耶第極力倣明遠而中入長吉思過苦也其書足河南三昧而誠懸骨森然力過大也仲蔚在當時不甚首肯我然詞翰至此亦足以豪矣

俞氏書世說新語畧

俞仲蔚入雪道阻雨無賴漫書世說新語數十條余嘗謂與仲蔚坐便似晉人周旋得仲蔚數行便似晉人赤牘今以晉人筆筆晉人語其快又何如也惜平日歎耳

俞仲蔚書

陸楚生嘗以素冊索仲蔚書隆慶丁卯諸詩中雜正行體內正書別有一種風骨絕邁勁古意極淳不可言又篆及八分各數行八分吾尚見之篆尤不易也仲蔚生時人爲作一頓美食或薦數軟語得其書今乃聞有并金購者昔載山姥鬻扇增直百錢而後知右軍之貴楚生今乞余題尾將無追悔其得之少耶仲蔚方爲葉道士攝去矣計當奈何

又

余自歸里中每旬日仲蔚輒有詩及尺牘見貽而輒爲人持去甚或童子裂以炷油而一友主乃欲持此冊博余兩月糧何也念仲蔚不復作而此書殊秀勁有風骨其詩無七言遂不墮笑海且此友生卽徒手亦能得我二月糧以故如其請應之而識於後

俞仲蔚小楷趙皇后昭儀別傳後

近年吾吳中小楷當推俞仲蔚幾與文太史雁行履吉孔嘉俱不如也仲蔚此書乃趙飛燕姊弟別傳於適媚綽約中寓大雅典刑殆是趙女班姬合而爲一耳然外傳實西京俊語別傳是隋唐人長語仲蔚寧肯舍周鼎而寶康瓠計當更有外傳一紙今不可復得矣

俞仲蔚行草後

俞仲蔚行草結法全出米元章然元章以態勝仲蔚以骨勝態勝者尚以仲由未見孔子時氣象目之不知於骨勝者尚又何如也雖然使二子並見柳誠懸必與仲蔚把臂入林矣

王逢年書雪賦

惠連雪賦裁得數語佳耳不似伊家七歲女兒能道

柳絮因風起也王舜華以狂草書之自謂禿師三昧
恐亦未入祝京兆堂室第比之馬溧陽陳山陰差有
士氣耳徐君復命李士牧圖之亦足錚錚三絕

周芝山贈范生歌

余嘗見虞道園失明後書真如盲子行路且神彩都
盡今覽周芝山翁所書贈范良父歌殊不爾也良父
云翁時八十兩目俱枯令人以手擬筆卽縱意爲之
出入雙井襄陽風骨偉然不兩月捐館殆絕筆也新
春遇翁鄉人亦周姓而盲好象戲其藝幾及神品不
待人說卽能應着快此兩異事欣然書之第手瘡作
劇以兩指挾管都不成字又有沈嘉則跋亦潦草之
甚今後人觀之不謂一卷皆盲書也

僧大林詞翰

新都汪仲淹出僧大林遺藁一冊見示大約詞翰皆
清瘦有法而傷單薄少餘致雖不盡洗餒餒本色亦
不至作蘊根吃藤條語大林故住持郡之竹堂寺歿
而曉虛白繼之其遺稿多散佚不無長吉友人之恨
雖然曉亦何可盡非今詩而貫休書而誓光而至今
在者何益也

古選古隸

詩自風雅外當以古詩十九及建安三曹為準若整
麗至三謝而極矣嗣宗元亮故是畫中之有逸品卉
木中之有筠竹不當以時代論也癸酉冬余自楚汎
大江東還舟中同行者長洲陳道易玉山程孟孺俱
能作古隸因稍擇諸篇之尤者俾書之道易至九江
孟孺至金陵而別又二年道易訪余鄖陽行臺足之
始成帙二君於隸法不能極深研幾然不作三崔及
開元以後筆猶之帙中無齊梁月露語也案頭時一
展視欣然獨賞蘇長公有云勝對俗人誦梅二丈詩
遠矣

古隸風雅

三百篇爲古今有韻文字之祖余嘗惟吟諷者高或
至西京而不能復泝而出其上訓故者僅組織而屈
爲時義而不能悟而究於用故於藝苑一編亦微及
之以示夫有志者間一潛咏覺其篇法句法字法宛
然自見特不落階級不露蹊逕所謂羚羊挂角無跡
可尋耳適華茂才之方周茂才之冕過余九友齋偶
與談古隸自文待詔父子歿幾遂絕絃而二君子頗
挾許昌孔廟之秘因採詩之半以授簡而二君子又
懶於筆所書者僅得十二耳謂余僭而啟秬苑之則

則有之謂余僭而附於刪詩之末則何敢也二君子古隸書三百篇不爲辱第轉令人憶中卽石經妙跡永絕令人長嘖

又

讀諸公詩不覺失笑天下才一石子建何嘗八斗靈運何嘗一斗僅可升合計耳腸肥腦滿語不足信

章藻摹瑯琊法書墨跡十卷

右章生摹晉右將軍會稽內史贈金紫光祿大夫羲之字逸少正書凡十幀爲法書之第一卷內臨鍾太傅力命宣示二帖皆宋榻秘府佳本按宣示爲承相

始興公寶愛以授右軍右軍以授王脩脩死從殉遂不傳傳者乃右軍別臨本梁武所謂勢巧形容勝於自運者也故卽黃長虜之攷而置以壓首卷書家不載右軍黃庭內景而光堯在南內有御臨本此必渡江後購之人間而手摹之者雖其軟美膚緻得之思陵居多而不無山陰隆準且又脩內司致佳本弗忍去也外景樂毅俱有完本不完本完本則爛若舒錦不完本則零若遺珠三復之餘覺不完者差勝二書見駁通人幾成子朝之誣至有以爲吳通微及王著筆者此中尚可容虞褚數人不知通微輩能辦之否

第欲以爲貞觀內府及鍾紹京家藏物則未敢也曹
娥碑憔悴宛篤云有幼女漂流之態東方朔贊道逸
瀟洒令人作天際真人想蘇長公謂顏魯公東方贊
字字臨此書雖小大相懸而氣韻良是古人意當有
會耶楊用脩云霜寒其右軍之懿乎不能兩行而意
自舒綽有餘告墓文以乏佳本故所墓覺圍圍國史
異墓云真本具年月日者江寧瓦官寺鳩吻內藏物
歸之岐王不久而火失之世所傳者藁本不具年月
者耳此本乃有年月豈岐王未火之先有勒石耶
右摹右軍雜正行體爲法書之第二卷內臨鍾成侯

墓田帖凡五行按貞觀御府書目列於右軍下而行
數正同當不誣也蘭亭三叙其一定武損本一唐板
本一褚摹真跡本皆余所珍秘者定武本致佳無可
議板本字稍龕行亦高濶而饒波發翩翩風流與聖
教相出入褚摹本後有米元章跋與書史所載正合
長風帖在淳化成侯跡中獨黃長睿以右軍少年未
變鍾體目之甚當蓋右軍它札稱長風要與此同不
應成侯時先有長風語也它若玉潤來禽何如極寒
奉橘鯉魚雪晴轉差蘄茶受鷺石脾小祥增哀轆軻
十四帖皆灼然者長睿謂毒熱爲唐文皇所臨元章

謂頭眩爲虞永興別跡雖似各有據然旣爲文皇臨跡亦無碍孫枝且永和祀遠鮮有不出唐人硬黃者而奈何獨斷斷此一則也元章之論則以結體纖潤微類永興不知永興別跡故是臨此本者當是時有發江南山一碑中有小石刻與此本無毫髮異不應永興未生前已書石也且後有右軍名署尾故留之僧懷仁集聖教序記及心經雖不無偏傍輳合或不必盡本筆而字體行模精整雅潔遂爲法書之冠臨池之士蓋至今利賴之余所藏石本是宋初榻以故章生得效其技也

右摹右軍行草第一卷爲法書之第三卷破羗成都清晏此郡山川講堂都邑九日七十雪侯弘遠知念言叙若耶晚可安善道意時事兒女諸從昨見譙周餞行叅朝明府廿七謝生中郎女虞安吉宅圖東旋清和遷轉廿八噉麵積雪足下秋月狼毒西問又西問自愛安西得告小大佳向久委頓六日還里信云知君脚中深慰日午小園龍保臨書凡五十六帖內破羗一帖是米家船至寶最爲神妙真足壓卷而它書多出貞觀內府琅琅有名之筆與淳化相半黃長睿置喙亦少第謂餞行一幀乃賈魯送張說文蓋唐

人集右軍書爲之而此則其殘闕者又謂深慰爲文
皇所臨與第二卷毒熱同予前謂右軍遺墨安能保
其不一一唐人臨也錢行書法寔神妙安忍舍旃昨
見君亦集成然亦用此例小園子一帖元章強排作
大令謂其小縱放耳抑何待右軍之陜也此郡逋弊
元章以爲予王懷祖者而長睿駁之事理誠然當
是與謝安石安石在右軍治交甚篤意當其入桓大
將軍府或初拜僕射時右軍故與之作肺腑語也晚
可真蹟在余所僅影響耳

右摹右軍行草第二卷爲法書之第四卷知問諸賢
官奴採菊服食後服食十七日逸氏裹鮓印竹後印
竹擇藥月末賑民豹奴敬問飛白後飛白又後飛白
丹揚太常熱日朱處仁鹽井胡桃龍保黃甘六日胡
毋鼓酒虞義興筆精司州嘗新麥秋韋生來居還鎮
得見敬和七日隔日近日五日謝光祿徂暑月半敬
豫長風謝生十一月皇象遠婦君晚嘉興 停凡五
十六帖淳化閣帖敕字十七帖與臨江石本相間錯
皆烜赫著聲者官奴乾絲鬱勃有飛白勢裹鮓虞義
興得見三札芒穎射人豹奴獨拉章法長風遂爲行
書辨鍾部一證裹鮓韋生真跡余曾於朱太保處見

之或云是唐臨耳

右摹右軍行草第三卷爲法書之第五卷散勢昨得連不快小佳反側月半廿二廿三虞休建安一日侍中敬豫清和追尋臨川小大太常鄉里可耳母子廿三帖皆得之淳化及臨川者內元章以一日一起歸之伯高追尋歸之大令長睿皆不謂然且云追尋字勢語意皆不類誠然。却謂臨川一帖有子嵩語以爲右軍不相及不知內云子嵩之子正相及也且子嵩何必庾顓姨毋山陰二帖是石泉公進御者鋒勢道鬱勁利不可言省書罔極想佳東比不得眠各可

言患大多患十四日熱甚出都敬問諸賢江生西中卽勿殺生末春四月有理北軍雨晴遠近廿三帖從秘閣續帖中錄出者吳興大周嫂夜來公孫得書政履六帖從宋榻雜帖中錄出者尤崛奇出人意表內末春全是章法與豹奴類它若淡問干嘔及此月二帖在余所二謝書一帖於江右人家見之然皆唐臨本也

右摹右軍疑跡爲法書之第六卷如正行筆陣圖二帖皆出自江東李王所正書瘦勁與歐陽率更並驅幾不可辨行筆尤自豪爽有公家大將軍椎鼓能宋

人俱不以爲的且謂李王譌書獨米元章紀之云帑
緊薄如金葉索索有聲趙竦得之於一道人章惇借
去不歸大抵非李王所自辨可證也張懷瓘列嵇叔
夜於上上品之第二云吾常有叔夜草絕交書一帑
非常寶惜有人以右軍二帑請之吾弗與易也今此
妙跡絕不可復覩夫此卷後有湘東所進絕交書晉
右軍云云而秘閣續帖則直定之曰李懷琳蓋以竇
臧述書賦中有云爰有懷琳厥跡踈壯假它人之姓
字作自己之形狀而注則謂懷琳大急就嵇康絕交
皆托之右軍質得數萬錢而質家苴以應貞觀之募

篆結法雖沓拖多卧勢不能作山陰內擲筆然圓熟
暢俊不妨張翼之亂真也他若適得書知欲東差涼
奉對屏風奄至此穆松先靈極慈顏噉豆初月蔡家
平康濶別足下時事集期旋洛荀侯小大佳濶轉從
阮公月末蒸溫白耳諸帖皆從淳化搨出而元章長
睿俱掇以贖本理似有據故別爲一冊或謂旣審其
贖胡不割愛而留使奪嫡是不然昔人謂買王得羊
不失所望北海惜中卽而延虎賁老成典刑之論故
自不俗也

右摹晉中書令贈光祿大夫侍中太宰憲公獻之字

子敬書上卷爲法書之第七卷多正行體內小楷洛神一帋又不完本十三行一帋攷趙吳興孟頫謂所得之陳集賢所十三行僅二百五十字係晉麻帋字畫神逸墨彩飛動爲天下法書冠又謂宣和書譜所藏未有柳公權跋語者其行字筆意皆同而小乏韻勝且係唐硬黃帋定以爲臨跡今皆不完本未有柳跋正宣和所藏也洛神全文後先秬林所不載今何緣有此豈卽柳公所謂人間合有數本之一耶白騎遂本在鍾部攷之唐開元中滑臺人家應募進御者乃大令所臨而誤屬之鍾爲改正置此九日帖見石

泉公寶章集辭中令呈文氣開美有芥視軒冕意而結法極似李北海當北海從此中一派流出耶乞假一表與霜寒並美居然大雅高出辭令此後有相遇右使節過思戀不審又思戀及夏節操之衛軍靜息夏日後思戀天寶十一日昨遂臂氣仲宗黃門外甥冠軍可必諸舍阿姑承舍月終東家後操之復不審嫂等鄱陽鵝群敬祖凡三十二帖風神燁然逼乃公奈何髭聖辱之枯枿饑隸耶第操之二帖與本部中結搆不大懸今爾分屬未曉所謂敬祖鄱陽重見閣帖第五卷而長睿謂敬祖爲承祖子武岡侯協字不

相及協右軍之從祖昆也以歸右軍乃當而筆小不
類鵝群風骨氣槩極爲蘇黃諸賢所推而長睿以險
遠斥之又舉帖辭崇虛劉道士語謂山陰崇虛館乃
宋明帝泰始時造後大令六十年固也崇虛既是觀
宇佳名何必山陰又何必至泰始哉長睿欲以攷覈
作書家董狐則可耳欲以八法按司馬徽水鏡吾未
敢許也

右摹中書令子敬書下卷爲法書之第八卷皆行草
內諸舍諸女授衣奉別想彼承姑願餘滅書阮新婦
奉對得書兩玄度慕容前者鬱鬱桓江州疾不退來

恒省前書鐵石後鐵石玄度忽動新婦鴨頭丸阿姨
歎奴後鄱陽不審極熱冠軍服油轉折還此西門日
寒追痛疾來知汝不數都與彼人孫權等諸帖最雄
俊奇崛有致筆而黃米諸賢乃徃徃加喙謂玄度二
帖內有仁祖爲軍司語二公卒年大令不過十餘歲
不相及當非右軍書耶然謂結法不類右軍又以極
熱服油書語皆後代人僞作又以桓江州一帖半見
右軍部攷張彥遠錄右軍法書信有之則當爲張旭
懷素輩作耶然以大令之不相及與右軍書錄語而
證其非大令則可以右軍大令必不作狂草而盡舉

疾不退以下斥而屬之旭素則不可按宋自元嘉以後有戲學部此必一時諸賢或取大令父子語或集其書作之不必至旭素也長睿又謂閣帖第五卷章草昭烈孔明問對語與此中一帖辭旨結構皆同而盡欲附之右軍謂右軍有豹奴帖亦章法故也然豹奴舛而繁此散而拓或總大令書或亦是戲學之論不可必故仍附大令部而備載其說

右摹法書之第九卷爲江東始祖丞相錄尚書事中外大都督楊州刺史始興文獻公導字茂弘故光祿大夫卽丘貞子覽之嫡孫撫軍長史嗣卽丘子裁之

子也始興之從兄使持節侍中都督六州諸軍事大將軍楊荆江三州牧武昌公敦字處仲卽丘次子治書侍御史基之子也從弟平南將軍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贈侍中驃騎將軍武陵康侯廩字世將卽丘第四子尚書卽正之子也從弟平北將軍徐州刺史海陵恭侯邃其父未考始興諸子散騎常侍後將軍會稽內史贈衛將軍蒼字敬文敬和之二子散騎常侍衛將軍尚書令贈侍中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東亭獻穆侯珣字元琳侍中長兼中書令珉字季琰正倫之子司徒左長史廡東亭二子侍中太保錄尚

書事揚州刺史華容文昭公弘字休元侍中驍騎將軍太子詹事豫章文孝侯曇首豫寧之子侍中尚書令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贈司空簡穆公僧虔簡穆二子冠軍將軍廬陵王中軍長史贈太常懿公慈字伯寶金紫光祿大夫散騎常侍臨汝安侯志字次道子太子詹事度支尚書筠字元禮內世將五帝敬和四帝簡穆伯寶各二帝休元二帝自始興而下正傳凡七代右軍諸子自大令外今存者右將軍會稽內史凝之豫章太守操之黃門侍郎徽之豫章得二紙此外又有中軍將軍循及渙之等各一帝史稱

右軍七子知名者五人玄之凝之操之徽之獻之而不及渙之黃長睿則謂渙之爲右軍子又皆定其爲真跡而云凝之得其韻操之得其體徽之得其勢渙之得其貌獻之得其源長睿博精不減倉曹此當有的據可補史傳之漏記我簡穆著評云自過江東右軍之前獨平南爲最書傳右軍畫授明帝又云右軍謂洽弟書遂不減吾又云亡從祖珉筆力過於子敬子敬戲之吾弟如騎羸駉欲度驂騑前長睿服膺則在平南簡穆正書啟事而頗以劭廡三帖爲贗豈所重在方雅而詘圖熟耶青鳳之裘片羽千金况爲

之後者焉敢以懸斷而去取人也

右摹智永真草千文爲法書之第十卷永則右軍將軍之裔孫也於陳永興寺披染正行章草俱入張懷瓘妙品永師嘗手書正草千字文八百本散江東諸寺此八百本中之一也伯施謂永師一字直五萬計當爲十萬縑加以標目各十五字又當爲千五百縑矣此雖書家自相貴語亦足徵永師聲價後一帋閣帖誤收右軍部中今改正於此當永之在南其以書名於北者獨太子少保褒而永尚有從子曰慕曰渙者亦以書稱於隋而位不顯余每歎吾瑯琊入李唐

後不唯簪組向稀而詞翰都謝始興之裔宰相尚餘四人書之可知者唯秘監紹宗而已豈淮水猶未涸而墨池一派先受壅耶竇泉書賦謂右丞維平章事縉亦瑯琊人恐誤維縉與所紀知敬知禮皆大原河東望

摹蘇長公真蹟

余於眉山蘇長公無能爲役凡公生平長技十不獲一而獨賢切以來所受風味習氣時時有相入者昨年始悉取諸名賢文辭稗官諧史小有關於公者即筆之總得十二卷而家所藏公墨蹟石刻小楷藁行

草聖之類爲詩爲文爲卮語幾百番兒輩欲分得之
垂割而客有周 徐長孺章仲玉及吾從子駟素

善公結法因令各響榻大小彙爲七帙藏之山房其
體之倣儻權奇出入變化所不暇析內煎茶聽琴四
詠歸去來辭及跋王晉卿山水歌祭黃幾道文謝送
梅花詩與久上人帖則皆於真蹟榻出者以故幾若
趙卽之見貌周昉併其情性得之不止王孫之隆準
而已也昔人之評公書者或目以墨豬或譏其畫字
或病其跛偃或謂其多病筆又腕著筆卧故左秀而
右枯要之舉不足以累公舍此則所謂吃井水地無

不實愛公遺翰稱賞不置 而余最心與者二評其

一王履道云世之學公書者多矣劍拔弩張驥奔猊
抉則不能無至於尺牘狎書姿態橫生不矜而妍不
束而嚴不軼而豪蕭散容與霏霏如初秋之霖森踈
掩抑熠熠如從月之星紆餘宛轉纏纏如縈繭之絲
恐學者未易至也黃魯直云東坡道人少日學蘭亭
故其書姿媚如李北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
瘦勁似柳誠懸中歲喜學顏魯公楊風子其合處不
減李北海至於筆圓而韻勝挾以文章妙天下忠義
貫日月之氣本朝善書自當推公第一此二評者誠

為知言然公故非當家政自以品勝耳品者人品也
不爾請看吳通微王著或又曰否否李承相鍾太傅
生身刀筆中來問井之僧魁耳不中與會稽吳興作
奴而何以鼎峙萬古也余無以應退而志於尾

徐髯仙手蹟

余生平所得近代名跡如仲溫希哲徵仲履吉輩至
多獨於徐髯仙子仁頗愛之而不能多得以為恨久
栖靖室於一切毫翰付之烏有矣而新都汪仲嘉忽
以此卷見示皆書青蓮居士作為蜀道難梁父吟天
馬陽春二歌前有尊酒行凡五章書正草得二體正

體乃有古隸筆似歐陽蘭臺草書半得章法而實步
趣會稽其精雅妍媚使人嘖嘖生賞惜腕力少弱以
登蘭臺堂則有餘叩會稽室或不足耳漫題其後付
兒輩藏之以備一種

題舍弟敬美書雜帖後

吾家右軍分甘青李二札右丞輞川一疏能於蕭散
中作情景俊語蘇長公種橘帖亦庶幾焉誦之不待
畢覺仲長統蕭大園田父矣仲氏敬美以黃庭小法
書之時出入洛神覽之不待畢覺王著鮮于樞佐史
矣右軍長公所云敬美澹圃 饒得之吾雖不獲西

入關尋輞川遺勝記與敬美以壬申九月望夕登包
山窮靈盛之跡俯瞰太湖天水一色已而攀曲巖探
幽谷出沒叢薄間栖鳥格磔土豹殷殷尋得竹逕而
出月色逾瑩群碧摩天黃雲繡壠此景似更絕第不
能作此疏耳嗟乎是三君子者亡論其文辭一齒姓
名三日猶芬甘不知後千百年人於吾二人何如也

穆光胤書父文熙詩

穆考功文熙寄余近作內有擬少陵秋興八首而其
子光胤集右軍書書之者偶一僧相過拈以示之問
其書似右軍否曰似似問秋興似少陵否曰不似不
似余不覺失聲笑曰不似不似亦不似不似與似
總是不是男兒墮地自名自位勿作第二人勿落第
二義僧亦笑曰此戲也而具少禪理即令少陵再和
秋興右軍重書蘭亭其似耶不似耶因記其語

穆光胤臨七姬帖

穆生臨宋仲溫七姬帖陶靖節杜少陵詩歌皆極精
與真本對覈之幾不可辨雖然仲溫做鍾太傅史黃
門不免婢作夫人矣今得無犯重儻笑乎近有充相
公舍人子者相公不識也以問舍人子亦不識以問
舍人子之舍人子乃識之曰此吾舍人子也吾不欲

今見曹臨寫恐原主不識也

吳賢墨跡

家馭提學出吳中諸名公墨跡凡十一幀內希哲書昌穀詩英英並秀如兩玉樹皎然風塵外物徵仲抵掌玉局蓮花乃似六郎矣伯虎脫盡平生後一札筆意大似周越而詩不稱第與夢晉俱不失狂奴態元馭學士命余題尾諸公翰墨尚易得獨昌穀零落幾於吉光片羽矣家馭善有之勿令人持去也

楊南峰墓志

文徵仲先生以古隸書楊君謙先生自草生志若可謂二絕者第君謙負古文聲毋論其辭枝而不脩即生平軒豁得意在弘治己酉桂冠而數語極為牢落最醜頓無狀在正德庚辰再趣行在試樂府嘉靖丙申獻九廟頌及華陽求嗣儀而叙致津津不容口老詩一至此耶曷不於庚辰前親三尺土耶然則文先生此書之佳故不爲此老幸也

俞仲蔚墨蹟

古詩十九首工與鍾玉宣示蘭亭同品具耳目者皆知其爲寶地而苦無蹊逕可尋仲蔚悉平生力竭歷趣此二端縱不能於詞場墨藪中執牛耳退亦不失

尉佗矣秋日覽仲蔚書十九首其似耶稱耶所不論
差勝讀俞氏集一卷

王行父藏王稚欽詩蹟

僕生平以不及邁夢澤先生為恨今日得見先生詞
翰又得與先生之從子行父遊足矣當呼子墨泚楮
尾時覺行父亦沾沾自喜不知先生在芙蓉城聞之
以為何如耳

王稚欽書五言律詩

天下以才子歸稚欽先生謂若大紳子啟之傾寫不
倦則誤矣構結鍛琢極有工夫一句一字亦皆有色

澤意態若項西楚關漢壽不能得其九戰絕通道掩
七軍之妙而僅以叱婁煩馘顏良暗烏跳盪之粗目
之為萬人敵也此卷皆五言律尤自長城書法故不
必成就而翩翩自賞宛有徵仲中年以前筆先生信
奇人哉

朝鮮三咨

余所得朝鮮國凡三咨合為一卷其一乃弘治八年
咨遼東都指揮使司護送賀東宮千秋節者其二嘉
靖四十一年咨禮部進賀萬壽儀者其三則萬曆十
一年咨禮部進獻 慈聖皇太后儀者前後相去九

十年更三王而楷筆謹細若一帛若玉墨若淳漆硃色濃透而容字行押似以牙刻刷而精爲之潤色者其敬慎而能恒若此宜其享國之久遠也貢物止各色細苧花席豹皮種馬蓋洪永之際每貢有金銀器飾大約可千餘兩 宣宗皇帝以非其土物戒使弗進以故其國人感佩職貢益勤比於甸服 聖主薄來之仁與不貴異之誼豈不踰越前古萬萬哉因竊識之以見字小之與事大實相因而成也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一百六十五終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一百六十六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墨刻跋

禹碑

余所有嶽麓禹碑凡三本其一本差舊而無註釋其一本刻之紹興者後有張明道跋頗偉而註釋字粗拙之甚其一乃木本刻之長沙者前有宋張世南所紀後有明湛若水跋沈鎰釋義楊慎歌及小序顧璘季本能字前後序文書體亦有作八分者而醜俗尤

甚釋義是三家社學究語耳乃自詫以爲神禹夢中所授當令人唾殺中間與楊釋異者凡十三字俱無的然可據覺楊義差雅會得其手書歌序釋跋因定裝於所藏舊本之後而張紀湛跋願辨乞友人以小楷補之余嘗謂此碑定非大禹文亦非大禹筆而不敢遽謂爲羸秦以後何賢良所行世卽人間舊遺本而衡山之石久已泐其文理之不可讀以石泐故而楊沈之釋字亦多以意會之未必其果合也虎賁微似中卽孔北海尚愛之况隆準公真龍裔耶楊書貽吾鄉周太僕復俊者其家人摩去之字法亦可重也

又題禹碑

楊慎曰釋文第六句舊作南暴昌言余疑文義不貫字形亦不類思之不得是夕夢一魚首黃衣指謂曰此南瀆衍亨四字也寤而觀之形義兩協其所謂思之不得鬼神將通之耶沈鎰則曰夜夢一長人挈古鏹授之其色黃高尺許口傍橫書三字其宮造下有篆文悉如龍蛇草木之形寤而忘首一字及旦誦釋文恍若素識云云不知者以爲文人矜誇之習類然耳余以爲倉籀所不盡載時俗所不能辨不假之神何以徵信耶聊記以資一噓

跋魯相晨廟碑

按趙明誠金石錄謂魯相晨有兩碑皆在孔子廟中其二云魯相河南史君諱晨字伯時從越騎校尉拜建寧元年四月十一日到官正此碑也其文獨完好可讀數十行後字稍大結法益適美後有題尾稱大周天二年其書亦用武氏體雖傾側而字勢可愛余在青社時為陳道易持去且二十年矣一日忽見歸曰吾於古隸法得十六於受禪得十四於此碑余笑曰公可謂鮎魚上竹竿不離故步何得云爾陳亦大笑史君時尚存而稱諱古文多有之

吳天璽書

昔有詩云中國書流讓皇象六朝文物重徐陵似為江左張價象所書吳天璽碑出篆入隸高古雄逸要當與蔡中郎抗衡成侯受禪固自超方之此碑不免嶧山之於岐陽矣昔人故非欺我然徐陵之於文實不可與休明同日語也

漢隸校官

右漢溧陽長潘乾校官碑光和四年立按四年之碑若逢童三公殺阮君無極山神敬仲蔡湛孫根凡七見於集古金石錄而此獨闕如者蓋宋至紹興十一

年溧水尉喻仲始出之固城湖濱官舍在歐趙二公後耳結法最爲高古伯仲西嶽勸進間第多漫漶不可讀番陽洪景伯爲之注釋而闕其二十七字元至順中濟陰單博士禧宦游其地復考辭義之可通者得十六字因手書景伯釋文而附所補於後吾弟今獲本乃舊搨而不載單禧所爲跋釋文止著闕字而不載禧所補何也豈此本在禧刻前爲洪景伯書耶景伯書又何以步趨趙吳興也碑今在溧水溧水漢溧陽地更榻一本驗之即見按此碑恐是元人翻刻直本而別令善趙書者作洪景伯跋耳

秘閣續帖

右秘閣續帖第三第四卷此帖旣不易得而又皆右軍書多縱筆變體極可愛內四月一日帖及後右軍諸子書稱弘白黃長睿謂爲偽帖欲去之甚當第文壽承跋尾以爲中數帖類米老所臨者則非也此帖刻於元祐中米老書學尚未著不應其模本已達中禁當是唐人臨筆耳

續帖第九第十所謂賀知章者似二王雜帖語今以歸賀不可知虞柳二君蹟不類平日而甚有好致柳尤適逸無名二帋其一詩亦唐語其一札似臨晉帖

飛白五字出古隸若李懷琳書絕交書壽承以爲至精無以加而山谷者人乃謂往在三館於閣下觀懷琳臨右軍絕交真蹟大有奇特處今觀此十未得二三乃知懷琳之妙如此其所謂十未得二三者尚足以馳騫後世也卷尾天監二年至臣雲小楷湘東所進云云行草皆懷琳臨筆今人却作嵇康書媒醬而辨者以爲懷琳僞爲康書亦謬也唐人十二月節帖詞旣鄙瑣書亦無雅致但結法差緊健中間尚可包王著周越耳

泉州宋搨淳化帖

余少得淳化閣帖飛白濃墨二種皆作贗古色乃泉州翻刻本也當時絕寶愛之後漸覺其波磔之際多有可恨乃至結構時時有譌筆覺其非古後先爲人持去不惜今年始從吳中得此宋搨完善本以較余所藏大觀絳帖雖少遜比之他刻大徑庭矣凡泉刻則五卷智果而後缺十餘幀其它不爾也傳閣帖者邯鄲子輿日益繁而降準日益少故爲志而藏之

甲秀堂帖

客有售陳氏甲秀堂帖五卷者石鼓文泰山銘皆縮小字爲之及秦氏三爾文尤淳古可愛蔡中郎九疑

碑雖見宣和書譜而行筆絕類開元孝經陳思王詩
及鷄雀賦亦然黃伯思辨其爲李懷琳輩贗作似有
據也餘則蘇明允才翁子瞻蔡君謨黃魯直米元章
筆札耳按昔人謂甲秀堂帖前有二王顏魯公蹟世
所未見一云季氏也此本蓋零落不完者其人不復
翻淳化大觀欲與之配亦壯矣

索靖月儀帖

今年冬得黃熊所携索幼安月儀帖一卷按幼安真
蹟爲宣和殿所藏而先已刻之秘閣續帖中米元章
與其友人書謂月儀帖不能佳而黃長睿遂未信以
爲贗物獨董道稱其筆畫勁密它人不能睥睨然亦
是唐人臨手也月儀有正二三九月凡十一章俱稱
具告君白了不可曉其辭亦錯雜絕不類晉人尺牘
而中得一二古雅如黃初時語然終不可曉也此本
刻頗精楮墨亦佳有古色或是閣帖真本故存之

真定武蘭亭

蘭亭如聚訟自宋已然即以定武一石言之有肥者
有瘦者有五字未損者有五字損者何子楚王明清
謂唐時諸供奉搨此帖獨歐陽率更逼真石留之禁
中他本在外爭相摹搨而歐本獨不出耶律德先入

汴得而棄之殺胡林流轉李學究家以至復入公庫
所謂未損本也定武薛帥子紹彭摹之他石以應世
購潛易古刻於湍流落左右五字微剝一二筆藏於
家大觀中人王知之取進御龕之宣和殿壁師陷諸
珍寶悉逐虜北而此獨留宗汝霖得之以進光堯至
維揚而復失之所謂損本也然則紹彭之所別摹者
亦得稱未損本也夫損本既有兩種不易辨而先搨
者又不可得蓋不能不取極於損本矣董適謂定武
非歐筆爲湯普徹臨亦未有據至所云肥瘦本或以
定武有二石或以搨法少異格之殊不知辨千里者
不當在驪黃內也此帖乃五字損肥本余生平所見
非少俱不能及雖以摹搨之多小有剝蝕而風彩迥
出諸本上徧攷古證凡五處皆合若管絃之盛上不
損處有小龜形與是口也第九界行頗肥痛字改筆
不模糊興感之由由字下類申列叙之列其引如勁
鐵則可不待訟而勝矣帖爲陳直齋物後有直齋印
識趙吳興常從其姻親萬戶者索之而不遂書法尤
道媚可愛吳興得獨孤本自詫以爲遺墨之冠而尚
汲汲於此本其聲價當何如也余舊有一歌於定武
本頗極推許而實不稱今割以題其後云

宋搨聖教序

聖教序雖沙門懷仁所集書然從高宗內府借右軍行筆摹出備極入法之妙真墨池之龍象蘭亭之羽翼也余平生所見凡數十日本無踰于此者其波拂鈎磔妙處與真蹟無兩當是唐時搨本耳去歲嘉平臘得此本今年伏中復得定武蘭亭爲自快自賞者久之窮措大餘生一何多幸耶

又聖教序

聖教序未裂本余徃徃得之多爲人乞去而留其頗佳者此亦其一也懷仁旣善書又從文皇借得真蹟摹出以故雖不無偏旁轉合而不失意他集右軍書者未盡爾也

宋搨蘭亭

姜堯章所記定武蘭亭五字或損或不損偏傍結構與在明秘藏本不必盡合然一展閱間昏色搨法知爲北宋時物無疑也悅生堂一百十七刻以修城爲甲而定武諸本次之古懿永興宣城又次之在明其自保愛故當不出此數種也

蘭亭二石刻

前一刻爲陳緝熙家褚摹蘭亭跋者王文端文安徐

武功諸賢皆名曉八法而不能辨余有張澂石刻與書史正同始辨其爲褚摹而米臨見弇州集中後一刻爲趙吳興臨凡二本有十三跋甚精以登善之神俊子昂之媿豔而結構全用已法尚不能抵掌何論歛胎然登善有意於離者也子昂有意於合者也米之於褚在有意無意間者也緝熙別作廓填今在池灣沈氏余又嘗於六觀堂周氏見十三跋書經箋工甚而不無毫釐之辨石刻則東書堂之初搨耳附識於此

跋周邸蘭亭

蘭亭序叙自陶九成所紀賈秋壑家藏脩城定武一百十七刻又卅年而周邸之刻繼之其聲價劇出諸刻下雖有定武及肥瘦褚摹唐賜五帖之不同而結構波拂一一出憲王指腕無山陰神駿意第龍眠畫與王手書諸說却他本所無亦足稱褻史余前後得十餘本久而厭之則皆爲他人物今年得一本乃東書堂初搨王所自寶者黑處若純漆白處若栗玉即不知淳化李廷珪墨澄心堂昏何如其他恐未多讓也譬之尹夫人雖不稱絕代而韶粉靚飾遇邢姪娥未進時亦自足賞保不作他人物矣

古蘭亭選序

古刻無繁於蘭亭者其石自隋唐二刻及定武後何止數百千本而所聚名刻亦無繁於賈秋壑平章者凡總爲冊分十支爲刻得一百二十七而至元末數易主而歸於錢唐謝氏陶宗儀見而筆之以爲希世至寶今不知落何所當受妬於祝融陽侯矣余生平覩佳本不滿二十然多秋壑以後而所藏墨蹟僅唐摹一本石刻定武損一本唐本木板一本佳耳又次僅此六刻以視賈則黔婁視趙子固則不貧戲識於尾

玉板蘭亭叙麻姑仙壇記

兩年內得玉板小蘭亭叙於黃羽淵得顏清臣麻姑壇記於傅伯雅其刻搨差古雅而精不類它本因合之爲一帙蓋山陰之圓劑魯郡之方而後集大成如夷清和惠不相勝而相用可也第恐山陰艷然作管西色耳

宋搨右軍行草帖

右軍草書二帖亦光堯筆也蓋雜選右軍精書極意摹倣爲之而刻搨皆脩內司妙手帑墨又不減澄心奚超以故溫潤蘊藉光彩煥發第稍肉而媚不脫本

來面目內破甑一帖尤目所未見然似大令結構非
右軍也象先以爲如何

臨江二王帖

跋之後七年而家弟自燕中得竄完本亦云臨江石
刻前有目錄是謝湖袁氏遺物然細翫之是木本以
余本較之神采似稍勝攷余本王畧帖尾有懷克二
字又方印二曰永存珍秘曰墨妙筆精蓋米氏私識
也袁本皆無之又袁本服食帖食字僅二點誤爲令
字而余本下有一二小帶筆作食字明甚然則袁本
之爲翻刻無疑也第當亦是宋梓純墨搨余本乃蟬
楚搨內補大令前數條與袁本正同祝京兆一跋稱
賞不遺力而書尤妙絕因備志之

汪象先二王小楷帖

象先出此刻余望而知其爲秦汝立舍人家物末系
陳道復小篆數行蓋得之華從龍比部者最爲精絕
所謂秘閣續帖本也弟卷首蘭亭是定武損本想從
龍以前好事者合而成冊耳家弟敬美嘗從東沙華
氏得全本前有鍾成侯戎路賀捷二表後有右軍誓
墓大令洛神與歐虞褚柳名蹟凡四十餘帙惜不令
象先見之

汪象先大觀帖

淳化閣帖化身為潭絳泉汝戲魚井欄
往往往不脫本來面目獨太清樓帖乃遜功帝出秘府墨蹟今劉無言輩摹勒登石者閣帖則出王著手著精於法故形色不爽無言妙於勢故風韻尤勝
人謂太清為淳化介弟毋亦陳氏二方難為伯季者耶緣太清無別本以故世尤艱得之得亦不能備余以甲戌宦燕中朱忠僖物故僅踰月而得之其家人蓋卷之二四五八十耳四卷皆飛白而一卷獨淳黑唐禮部玄卿所補贈者也今年為丙戌汪象先出所購則第一

二三四五卷神采更自煥發可愛云亦得之燕中而周公瑕遂定為朱氏物不亦信耳而廢目耶余後復得第七卷不完本於吳門乃右軍筆尤佳絕今併在兒騏處象先果有意乎不妨作延津合也太清復有後十二卷則秘閣續帖原本僅改其標目耳而益以人間所流傳十七帖及孫過庭書譜余復得其五卷然秘閣續帖原榻也因復志於此今象先夜眠不着

跋陳季迪絳帖

諸帖自淳化之外昔人評其骨法清勁足正王著肉勝之失獨於南朝唐季帝王後續以宋太宗差為蛇

足耳潘師正手自摹刻所謂毫髮無遺憾波瀾獨老成者後有旭素真卿帖則皆高節度汝礪增入國初入晉府石本零落非復舊觀矣此卷不能四之一然紙墨精緻神采爛然當是宋搨之極佳者吉光片羽饗尚千金季迪其寶藏之王百穀所稱黃淳父十卷今在吾兒所中多不同異日可爲延津之合否

雜二王帖

雜古法帖一冊凡三卷後先得之飛鳥人者皆晉人尺牘右軍二十四思陵臨右軍四大令四謝太傅一王東亭一皆宋搨也首卷前稱蘭亭續帖卷第三攷

之說家石刻不載而筆意極精佳次卷吳興太守帖右鋒勢不知是寶晉帖中物否思陵賜米敷文臨晉十三紙見米跋今僅存四無一筆失度恐是雙鈎廓填也臨江石刻二王書極爲詳備而月相酷早追傷諸賢道護州民大周嫂不知松來初月見尚書十一帖大令十二月授衣東家三帖皆彼中所遺者故收而藏之吉光零落偶獲片羽豈敢還望成裘第勤緝之不已將來尚堪一半臂也

宋搨樂毅論

沈存中謂樂毅論是右軍手書刻石唐文皇將以殉

葬此殆是夢中語而莫廷韓復以夢中紀之按此論
乃右軍手書以貽子敬者至梁武已疑其爲摹跡而
陳文帝時賜始興王貞觀中進御十三年命起居郎
褚遂良排署至中宗朝太平公主携出以錦袋裝之
後變起咸陽老嫗竊得爲吏所跡迫則投之爨下宋
有二石本其一秘閣所刻其一高紳學士家所藏蓋
它摹本之壽諸石者也此帖乃光堯太上於損齋手
搨付石而石工及帑墨皆脩內司第一品精緻流麗
精彩射人而結搆柔緩豐肉少筋不待再勸本色畢
露矣家弟有黃庭經一卷與此及戎路表正同予故
能辨之非謂眼力亦勝廷韓也

宋搨戎路表

戎路表宣和御藏所記最爲琅琅黃伯思董道北攻
守若輸墨毋復餘論第余所見兩石本皆勁而纖長
又不無剝蝕此刻獨完好帑墨皆精翩翩有宣示風
然是思陵手搨似不無肉勝之歎廷韓善書而不善
書故題語孟浪若此

曹娥碑

曹娥碑小楷則右軍軼塵行筆則蔡下竭蹶矣不謂
中間尚藏北海其流利豐妍肉不欺骨自是可人若

題碣隸古八字奇逸飛動隱然蔡中郎典刑後先兩
北海必相與痛飲也

又

右軍曹娥碑搨法近古而精又文氏停雲館物昔人
謂此書如幼女漂流於波浪間今求所謂漂流波浪
之勢了不可得意者其憔悴宛篤外弱而中勁庶幾
得孝女意於形似之表歟

智永真草千文

智永真草千文崔氏所藏真蹟薛嗣昌刻之長安漕
司者翻本尚完好但太瘦生且波發處多有可恨此

紙晚得之徽人汪生是棗本耳而肥以長安石本較
之不啻江妃之望玉環也刻手工拙固如此哉今智
永千文獨推史家碑疑此即是也

又

智永直草千文宋薛道祖子嗣昌刻之永興軍漕司
中其石尚未泐而余有一搨稍舊者甚明白可愛晚
得此本有嗣昌跋正同而稍昏暗且又木本當為翻
刻無疑而細攷之波磔處劇古雅遠勝舊藏本乃知
漕司石良已非故物矣木本乃宋翻凡出宋人手必
佳吳子輩雖竭蹶而趨之不似也

隋八分孔廟碑

孔廟碑隋汝南王簿仲孝俊文其稱述聖德與曲阜
令陳仲毅齋行相上下蓋六朝之諛習也隸古是崔
氏父子餘規雖挑截未精猶時有漢意更一轉則入
唐矣

宋搨右軍三帖

吾後先所得黃庭三四種時有佳者獨不能得宋搨
近於汪仲淹處得秘閣續法帖定爲宋搨而此本及
樂毅論尤覺精彩不甚失筆意會先已藏曹娥碑更
致佳本因合而留之昔人謂黃庭象飛天仙人樂毅

端人正士不得意曹娥碑若花蓋漂流幼女捐
於波間余反覆詳翫第見其美而已所謂端人正
士或天仙人以意揣摩或互有之若幼女捐軀之狀
不可尋也豈余兩肉眼不能辨大士法身耶將書
冢者流多作誑語自標置耶不覺爲一笑而題其後
王右軍文賦

覽右軍書目原無載士衡文賦此亦一舊搨雖筆意
圓嫩而少國士風豈南渡後光堯重華與我 明周
憲王戲草耶

跋王右軍筆陣圖李衛公上華嶽書後

右軍筆陣圖凡二本其一正書差小有率更之清勁而小怯其一行筆甚適逸而不能脫俗氣或以爲江南李主筆或謂李主不辨是然斷非右軍蹟也亡論非右軍蹟卽圖說非右軍所著也何者右軍十二而過江神州已委虜矣所謂之許之洛者何語也此圖之誤也華嶽碑乃張昶非張旭也此書之誤也李衛公上華嶽書粗豪不成語斷亦後人附會之談而結法却秀穎有唐人氣以其皆宋榻極精媿故合爲一本置山房中配懷琳絕交書成贗古一故事云

又

筆陣圖有真行二本皆以爲右軍書余以爲無論張昶作張旭字誤而已其文亦非右軍語乃六朝之好事者爲之余此正書直宋榻筆力適美彷彿信本而古雅勝之行書差縱佳處與俗處相錯當亦是季重光以前物也李衛公上華嶽書文尤沓拖一無意人所擬撰其書却有意出入右軍永興間然右軍避家諱故以正爲政而此云聰明政直何也

小酉館選帖

余嘗取家所有古墨刻行草非豐碑所記全文者以雪堂義墨例例之彙而爲冊得十有七其一唐文皇

屏風贊僅後半屏耳筆法圓熟流美真所謂帝王第一也其二蔡中郎九疑碑凡九十字雖再入刻手尚具典刑出師頌甚古雅然謂索靖恐未敢定也或是蕭子雲耳右軍十二月帖殊緊密子敬辭中令帖極有天趣然使李北海竭歷趨之或可到唐摹九帖右軍二帖最奇古與秘閣續帖所載者同結構微獻僧虔三帖皆正行尤更燁燁褚河南哀冊枯樹吾家石也其二李北海荆門行與類雲麾碑而差弱詩大似元白時語而不類當再讀之張長史千文二十三字忽肚痛二十三字奇逸飛動然恐非其至者破除帖

稍圓緊然不知是長史筆否徐季海心經一覽之知爲眉山所自然眉山却少渠一二俗筆也顏魯公臨右軍三帖尤勝以爲魯公覺神氣清緊以爲右軍覺鋒骨勁露祭伯父從子二文與爭坐帖皆稿草之妙境也余自有宋搨佳本此僅得其半且似襄陽所摹以其舊刻故聊存之其四懷素聖母帖最琅琅者陝石堅好至今尚未泐藏真律公三帖多游絲筆道美異凡千文不能無小踈譌當由刻手誤耳竟是真蹟其五其六其七皆蘇長公寄文與可三十韻字差小松醪賦楚頌一紙差大皆正書而不能不帶行筆貴

在取姿態耳又陶詩孟夏草木長一首人生歸有道
一首種豆南山下一首行書殊古雅其石在吳中亂
山近始得之又草書孟夏草木長一首則加放矣下
顛逸不在楊少師下摹懷素一帖右軍二帖皆濃墨
本是蘇家法耳稍參以古便覺斐然孤村微雨萊州
雪後各一詩亦行書而皆有意其後瞻字見古押法
達昌宮詞是名筆中之有異境者書妓女雜詩是無
意中之有餘態者又尺牘十四研銘一皆居平小行
法也又書禪語六言一章及少陵詩二章花氣薰人

七言絕一我肉衆生肉五言律佛偈一則狂草也魯
直前身一女子耳其書多倣懷素詩多作禪語何也
又一紙樊口舟中燭下照花頭眩更觀東坡醉筆重
增睡思此公於書最重也公者何緣出此語其九其
十其十一皆米襄陽尺牘凡十八章俱適逸有氣讀
至書內芾老矣先生勿恤廷議薦之曰襄陽米芾在
蘇軾黃廷堅之間自負其才不入黨與此大可笑又
可惱也張顛俗子變亂古法驚諸凡夫自有識者懷
素少加平淡稍到人成而時代壓之不能高古高閑
而下但可懸之酒肆此雖太肆然不無意也收得逸

少初月尚書二帖智永所臨五帖皆希世之珍高壓
顏張數等足與公西風爭長於思用處購得鍾隱
間無瑕紫玉硯以董源林石易凝式二帖層雲峰承
晏墨易懷素二帖又獲端鳳研一那研一鳳研一洞
庭石高一尺許聲如玉形如扇如飛仙如雲葉凡再
言之此令人忌且饒發也又一詞及手劄雜詩小叙
俱有神采王畧帖尤英偉第縱書右軍墨蹟後膽幾
大於斗矣又吉老墓表極有勢然非七尺碑上物也
祝壽詩一慶雲現詩一鷓鴣天詞一賀聖朝詞一後
皆有子友仁跋縱筆顛放了然不讓乃父似非卑梓

十二張文靖守五札極爲圓熟朝子卷一札
亦迥美以無他刻故存之其十三趙承旨子昂心經
一千文一臨蘭亭叙一臨枯樹賦一樂志論一盤谷
叙一皆行筆絕得晉人意淮雲寺詩一化緣序一則
稍大而北海爲多其十四宋仲溫續書譜作小章法
而不甚草出塞詩稍大能草而不甚章徐武功元玉
水龍吟慢神駿有米家風陸文裕子淵來鶴詩極能
酌北海吳興間微覺瘦骨中有肉恨其十五祝希哲
古詩十九首和陶詩廿首皆翩翩有大令風其十六
希哲榜柅歌曹子桓詩章皆劇有章法老健可愛

芙蓉池作獻之終不似也公讌一章絕得眉山筆情
詩似勝老米以時有子敬意故也十八學士歌水調
歌頭逃暑詩似米似黃似素不可名狀其它書尺書
記亦種種可觀其十七王履吉白雀雜詩是病後筆
姿態溢出稍覺有意耳道復壬辰作比之生平極不
草草第以擬古人終有愧也

李靖上西嶽書

李衛公上西嶽書不見正史意者影響之談如虬髯
客傳類耳其書亦似唐末五代人筆雖不能整栗而
微有意衛公將畧為唐初第一功最大故好奇之士

之

歐陽率更九成宮醴泉銘

今世惟歐陽率更醴泉銘多舊本當是宋人好臨倣
其書而石堅緻耐拓耳余所有二本皆從故家散帙
中得之而筆墨尤精美可愛秀勁之氣射人眼睫間
小白猿公手信乎當與羊鼻公語同傳也

虞恭公碑

信本醴泉帖最易致而又最完好化度帖最殘缺最
不易致而聲實倍之獨溫虞公碑酌乎其間余所見
凡數本有佳者而此亦其一也

大唐宗聖觀帖

此碑建於武德九年二月內給事中騎都尉歐陽詢
撰序侍中江國公陳叔達撰銘觀以祀文始真人尹
喜者神堯嘗幸其地用幣焉故其徒相與侈大之其
文辭稍雅淨而隸古亦適婉可愛疑即詢筆也攷本
傳詢官位正合叔達以黃門侍郎判納言事而此云
侍中蓋武德二年改納言仍為侍中耳宰相表則叔
達以二年正兼納言九年十月坐事罷而傳遺之當
以此碑為定

歐陽率更化度碑帖

書法自率更而始變晉體然謂之楷則誠楷也體象
銘最大最易得溫虞公碑次小次易得邕禪師碑最
小最不易得第其結構精繁風華燁如體方用圓以
勁藏媚則邕禪師而外諸碑瞠乎後矣余生平慕好
之而三購本皆不能全第一本可讀者二百三十三
字第二本僅二百十九字然藏之徐文裕公家後有
陸詹事子淵胡中丞孝思跋詹事數行精甚蓋其時
已極重之二本俱佳不相上下而彼此互有無此不
可曉也第三卷凡四百四字中間亦可讀而結法不
如前二本遠豈在宋時有翻刻本耶然胡以追蠡至

此或云有馬生者得善本臨搨而梓之者也姑用以
裝尾

褚河南孟法師碑銘後

此孟法師碑乃中書侍郎岑文本文諫議大夫褚遂
良書也首脫唐京師至德觀主八字尾脫年月銜名
三十三字碑叙脫百餘字詞脫二十七字當是割表
後麻世久遠罅池零落故耳第的然唐刻唐搨本波
拂轉摺處無毫髮遺恨真墨池中至寶也攷褚公以
貞觀十六年書時尚刻意信本而微叅以分隸法最
爲端雅饒古意余嘗於黃熊所見而絕愛之叅差未

成質今歸曹進士繩武相去里舍不百武得朝夕寓
目一何幸也碑目見趙明誠金石錄又余有舊翻本
證之辨爲褚書不然世不以爲信本者鮮矣

雲麾碑

余所有李北海雲麾碑凡數本而此其最佳者其風
骨之尖利與姿態之佻俊尚可於波磔中尋之信墨
寶也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一頁十六終

此或云有馬生者得善本臨搨而梓之者也姑用以
裝尾

褚河南孟法師碑銘後

此孟法師碑乃中書侍郎岑文本文諫議大夫褚遂
良書也首脫唐京師至德觀主八字尾脫年月銜名
三十三字碑叙脫百餘字詞脫二十七字當是割表
後歷世久遠罅池零落故耳第的然唐刻唐搨本波
拂轉摺處無毫髮遺恨真墨池中至寶也攷褚公以
貞觀十六年書時尚刻意信本而微叅以分隸法最
爲端雅饒古意余嘗於黃熊所見而絕愛之叅差未
成質今歸曹進士繩武相去里舍不百武得朝夕寓
目一何幸也碑目見趙明誠金石錄又余有舊翻本
證之辨爲褚書不然世不以爲信本者鮮矣

雲麾碑

余所有李北海雲麾碑凡數本而此其最佳者其風
骨之尖利與姿態之佻俊尚可於波磔中尋之信墨
寶也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二頁十六終

今州山人續稿卷之二百六十七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墨刻跋

張長史千文石刻

右千文乃葛邲承相家藏物即褚紙亦宋戶口冊其為宋搨無疑獨以歸之懷素非也旭肥素瘦又云肥勁難瘦勁易云公定論久矣此帖雄偉神駿種種驚人乃不作牛鬼蛇神態昔人所稱沈右衛肉飛仙非長史誰能當之特為鑒定而題其後

余洵不才非敢與相爭其本其末其始其終亦與風
雲飄忽
其文之於世亦如甘木之於水
其神也亦如甘木之於水
其神也亦如甘木之於水
其神也亦如甘木之於水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二百六十七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墨刻跋

張長史千文石刻

右千文乃葛邲承相家藏物即楮紙亦宋戶口冊其
為宋搨無疑獨以歸之懷素非也旭肥素瘦又云肥
勁難瘦勁易云公定論久矣此帖雄偉神駿種種驚
人乃不作牛鬼蛇神態昔人所稱沈右衛肉飛仙非
長史誰能當之特為鑒定而題其後

又

始余驗其書蹟肥不類懷素定以爲張伯高而又疑其鋒勢小緩而肉勝謂伯高不至此後覽董適廣川書跋有高閑千文而云閑書不多存於世其學出張顛又云閑知隨步置屐於旭之境意者此爲高閑帖乎寧使此帖減價毋寧使老顛受誣於地下也識以俟考

唐隸夫子廟記

夫子廟碑爲渝州刺史李邕撰宋州刺史張庭珪書邕語亦似知尊夫子者第任書可耳不當遂任文也

庭珪官至太子詹事著直聲家藏二王墨蹟甚夥書小史謂邕所撰碑碣必請庭珪書此亦其證也第所謂古木崩沙間花映竹者尚未得盡其致耳

唐僧懷惲實際碑

右隆闡法師碑僧懷惲撰及書頗亦能爲其家言筆法尤圓嫩有聖教遺意後稱天寶二年至明年則改年爲載矣趙明誠金石錄極詳備而遺此似不可曉

顏帖

晚又得文忠與李大夫二帖澄師一帖蔡伯文一帖附裝坐位帖後澄師帖極備勁而小過於拙有篆籀

意李大夫祭伯父風骨道逸神采驚人與坐位結法
正同據題當有祭姪季明文而今失之令人悵然米
顛謂顏行書尚可教其任誕乃爾然亦不爲無意也

又顏帖

書家鐵手腕當推顏魯公第一如前數帖皆草稿不
經意而天真爛然往往有步武山陰意至於文則愈
竄改而愈不快人有不勝其絮與沓拖者何也魯公
在唐舉制科又中文詞清麗科此尤不可曉

題顏魯公汝越帖

右顏魯公送劉太冲叙石刻其文不能盡全攷米元
章書史謂此叙真蹟在王欽臣家後有欽臣名印因
與唐垆兩出書各誤收卷去垆剪去將才不偶命而
德其無鄰又云碧箋宜墨神采豔發龍蛇飛動觀之
驚人今此才不偶命十字全似模刻在唐氏前而缺
叙首語却不可曉其行筆與乞鹿脯帖祭濠州泉
二文同而結體稍弱元章所謂神采煥發則有之龍
蛇飛動未之覩也豈刻手有工拙故耶

金天王廟題名

顏魯公金天王廟題名極道偉而三戈法不無可恨
後題行筆尤老勁有逸趣所云奉命來此事期未竟

止緣忠勤無有旋意未又作二語人心無路見時事
只天知蓋可悲矣當是又二十年使李希烈而重題
者也公一厄李輔國再厄元載三厄盧杞其初題名
自蒲下遷饒寔用載故至使希烈而死矣公之殉固
杞爲之其獲死義亦杞成之也覽畢三歎

題家廟碑贈顏判

余嘗評顏魯公家廟碑以爲今隸中之有**玉筋體**者
風華骨格莊密挺秀真書家至寶而其文比之生平
所結撰尤自詳雅以語顏氏之後人則又其家至寶
也今年冬吾州別駕小山君以家乘來乞序始知爲
公之裔孫播於茶陵者因舉以歸之君清白有循
聲異時所樹立當不媿此八尺碑毋徒曰書家一筭
裘而已也

集顏書默菴記

趙宣撫此文頗清雅可讀集顏書亦在仁惲二懷之
間覽之則樊川之勝與方外之適俱可想也

後周祖廟碑

後周太祖廟碑蓋宇文氏也其文與書亦出趙寧張
仁愿書行筆殊草草意小勝耳丹石之不能謹嚴始
自李太和濫觴於仁愿至二米極矣故志之

華嶽昭應碑

右碑序頌華陰王簿盛廩爲故相許國蘇文憲公頌
祈雨獲澍而作者也侍御史劉升書按趙明誠金石
錄於唐碑搜訪殆徧而獨遺此升書亦僅一見於他
碑而已書法八分頗適美可仲季惟則升卿而乏漢
意聊爲錄之

玄元宮碑

此碑建於天寶元年而闕碑額攷其辭當在蓋屋爲
玄元宮玉真長公主寔王之公主睿宗最幼女也碑
序爲倉部郎中戴璇頌爲戶部郎中劉同昇撰末云

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曾孫戴叔書則建碑年
號蓋追成頌序之日而稱者也叔官至僕射而世系
年表列傳俱無之趙明誠金石錄亦失不收俱不可
曉者書法八分頗穠豔第以肉勝蓋兼開元徐史之
法而加損益者也

少林寺戒壇銘

少林戒壇銘開元三年爲學生張傑書當是時傑應
尚少且不以書名而筆法老成乃爾又時未盡習帝
書故猶有瘦勁意

李陽冰書三墳碑

按此碑為李曜卿兄弟三墓其人皆有文學早仕宦而不壽以歿最少弟季卿撰表而宗人陽冰以玉筋刻之也其石猶故物故無傳改之譌舒元輿所謂虫蝕鳥步鐵石隔壁龍蛇駭解鱗甲活動庶幾於此見其一班

易州鐵像碑頌帖

右易州鐵像碑頌開元廿七年崇文館校書郎王端撰行易州錄事蘇靈芝書端此文多頌故太守盧暉德政詞猥旨瑣不復可解靈芝此書遒勁有逸氣然令景龍間虛和之度掃地矣宣和譜謂其有成就頓放當與徐浩雁行戈脚復類世南夫季海誠有之以擬二王永興吾未之敢信也譜又謂靈芝嘗為易州刺史郭明肅書候臺記宋時墮胡中胡人每以墨本詣摧場需絹十端始易一本妬者竟碎之今此碑幸尚完而求其所謂十絹之直理不能得一也物完毀貴賤要自有時然亦有不可解者

圭峯禪師碑

圭峯禪師宗密法門龍象第以多所游講著述一時不能無疑於達磨慧能之宗旨而裴丞相休獨能知之然至累千言而為之辨則亦贅矣自心而證者為

法隨願而起者為行行有殊法則一即四語已盡之
是時柳誠懸銘書名天下僅以之篆額而自書文者
深欲有效於密也書法亦清勁瀟灑大得率更筆意
裴能知密為四依十地人其自際當亦不遠而沒後
為于闐王子顯姓名於背豈猶未能離輪迴耶抑亦
所謂隨願而現者也記於此俟者宿質之

李抱玉碑

右鳳翔澤潞行營副元帥涼國武昭公李抱玉碑楊
文貞縮撰顏文忠真卿書見趙明誠金石錄余得之
乃一舊拓本最精好而中缺兩處幾二百許字蓋成

帖後脫落見殘非石泐也楊公銜稱贈司徒當是文
成而卒於位其家乞顏公追書之故耳大曆中名臣
無如二公者而一撰文一書丹在涼公誠幸也第公
起邊將中興名位差肩李郭而能守忠節以顯融終
介弟承之又大開方面勲且公一武弁能力辭王爵
辭司空辭左僕射以視僕固懷恩輩不天壤哉然則
微二公公故不朽也非幸也

至道御書帖

右至道御書法帖凡十一卷六十一條宋太宗晚年
筆也太宗以淳化之三年勒晉唐名蹟於棗又二年

而書此其步趣諸名家遂無一筆脫銜高處可逼唐
文皇第不能超乘而上耳書辭多格言亦類屏風帖
每條下一敕字似亦倣文皇故事搨手紙墨皆精嫩
可寶也

夢英篆書偏傍字源

夢英篆書偏傍字源自謂秦斯雖妙盡方圓而點畫
簡畧直以墨寶歸之李監而已與郭忠恕能繼其美
復錄忠恕報書於後第吾子行諸君絕不取英篆以
爲少師承而忠恕書未所謂何人知之惟英公知之
亦大含譏諷何也然英篆筆亦自整勁跋語正書出
信本皇肅君碑骨稍露耳聊記而留之

杪高僧傳序

湯休碧雲之句乃文通語也謂之釋氏之文學可乎
陶學士文真法門之畫葫蘆者英太師書亦筆塚之
盜枯骨者不足辱吾書意也

夫子廟堂記

夫子廟堂記程浩撰而僧夢英追書之浩文是唐人
中之沓拖者英書是柳法中之蹶張者不足存也

郭忠恕三體陰符經

右郭忠恕三體陰符經其二大小篆其一隸也忠恕

篆筆幾與徐鉉埒而尤以工小楷名畫品入妙仕宋
爲國子主簿用酒狂得罪貶能自卜死日或云仙去
不死也陰符最爲唐人所重褚河南前後奉敕書至
累百卷中亦多精語是老子以下鬼谷以上人作但
非黃帝書耳忠恕旣謫仙人宜其有會屢書之而不
足也

唐憲宗廟碑

憲宗陵廟葺於開寶六年其撰者爲宗正丞趙某書
者爲待詔張仁愿俱沓拖不足觀當是時藝祖方經
營海內祀典之不遑而首注心於憲宗者蓋深有感
於帝之威畧與藩鎮之橫而趙韓王之說所由進也
天下從此定矣

汾陰壇頌

漢武帝封泰山還祀汾陰何所取義而唐玄宋真皆
因之良可笑也頌文爲王文貞且撰亦天書之緒談
耳尹熙古者書院待詔差有聖教筆而不能免通微
院體聊爲志之

跋蘇書醉翁亭記

蘇長公此帖乃新鄭公得之徽廢邸者初出時舉朝
爭詫賞以爲神奇旣刻石行吾吳人之稍識臨池者

無不以爲贗本所以爲贗本者其一謂公旣爲人草書醉翁亭記不宜更及刻石之跋其一謂公正行真跡石刻傳世者往往多卧筆左靡而今獨拘爲右勁又其中正書絕寒儉不類余初亦爲王逸老陸務觀張溫甫之好事長夏稍取展翫見其渴筆縱筆拂策磔掠之際森然有折釵股屋漏痕法則又以爲公與到書而最後列公種種行草擬之則又不類却是墨池一段大疑獄其跋尾趙吳興宋昌裔沈啟南吳原博遂無一真聞入石時文壽承作此伎倆新鄭原本無是也要當盡割去之乃可備一家耳

東坡乳母銘

此刻在黃州近有人於土中得之蓋子瞻親書於石者以故比之他書尤淳古道勁其用墨過豐則顏平原之遺軌也

海市詩

坡公以十月至登禱海神而見海市爲詩自幸比於昌黎之祝融余以五六月再行部至登海僅一市而風散之海神豈真具眼耶爲之一笑

坡公雜詩刻

右坡老書黃州諸作五言古一首七言近體六首詞

七首中故有致語而壓韻使事殊令人不快書筆翩翩自肆間出姿態於矩度中尤可愛也公壓嫌字韻云雪似故人人似雪雖可愛有人其詞翰却不遠此語

喜雨亭表忠觀二刻

坡公作喜雨亭記在鳳翔軍事推官年可三十餘作表忠觀碑在知徐州年可四十餘喜雨文雖爽儁而不盡脫書生習書筆故熟而不無沓拖意若表忠結法謹嚴而姿態自足故應以年事作階級耳公此碑顏體大書世所盛行而少有傳其小者尤可貴也

坡公行草定惠院海棠詩刻

坡公好書定惠院海棠歌真蹟畱人間凡十數本而此其醉書贈張房元明者於踈縱跌宕間自緊密有態大槩如良馬春原驕嘶自賞故不作款段駸駸步也余以壬戌七月望登赤壁歌公前後二賦旋訪定惠遺趾求海棠而不可得覽公此刻不覺悵然或謂公自愛其詩或謂公蜀人以海棠蜀種時俱滯齊故屢書之以志感公又嘗有贈妓李宜絕句云東坡居士黃州久何事無言及李宜却似西川杜工部海棠雖好不吟詩其托物寓意或怨或適不可指數也

南宮父子詞筆

前爲舊揚江西帥司帖元章壽詞樂章都不成語而筆氣超邁雄逸若有神助元暉諸跋亦自勁雋非若居平之僅成欹傾而已後三帖稱是內收得逸少初月一帖癡事癡語俱奇絕而書尤妙覽之令人痴思亦陡發

王庭筠先生廟碑

涿州有昭烈廟王庭筠撰記及書篆庭筠在金與党趙輩俱負能書名行筆絕類南宮父子正書稍存廉隅雖筋骨不乏而姿態遠遜矣當陽之役不以身而

以民永安之命不以家而以賢自是名語

又

涿郡爲昭烈桑梓地故金人亦知立廟以祀而王庭筠爲之記且書之庭筠作行草得海岳三昧此書乃楷筆襟有張從申柳誠懸風骨而小以米意運之道逸踈朗亦可貴也

楊太初書重陽歌

觀重陽此詩豈淮南東方而後仙真例不能作雅語耶楊生此書酷倣涪翁僅作邇年沈啟南耳

嵩嶽廟碑銘

右嵩嶽中天王廟碑盧崖州撰有唐季衰蕪之風孫
崇望蓋以書待詔者運筆固圓熟毋乃通微院體之
遺耶

淮源廟碑

淮源廟碑乃漢延熹六年淮陽太守爲民祈福而民
作者碑已漫漶不可讀元人杜昭守唐州新其祠乃
延待制吳炳參用漢隸釋法書舊文於石而刻之余
初恠其文詞殊爾雅可讀書法雜有西岳碑體而不
能洗開元習見炳跋始了然跋書作正行亦得李北
溲王黃門遺意乃知勝國時臨池不乏人也

華陽十二頌

華陽十二頌者故陶貞白先生造頗著良常地肺之
勝而大旨不能出真誥外具見隱居集其後署名紫
陽觀主劉行矩等立不知卽行矩書否耶此書不能
盡展然體方而用圓微有張長史卽官壁記意可寶
也

東魏孔子廟碑

東魏脩魯孔子廟碑見歐陽公集古錄公絕不取其
文特以其用筆不俗而字畫多異聊存之今攷之果
爾蓋崔司徒之遺軌而公家蘭臺之濫觴也廟爲堯

州都刺史李仲璇所脩仲璇其字不著名趙國栢仁人栢仁當爲栢仁碑誤按仲璇勲閥名位亦不薄而史不之載豈以其非平棘裔耶廟脩於靜帝徙鄴之五歲時賀六渾日與黑獺勁東西之鹿未歸而司土者能從事於學校可佳也

蔡有隣章仇玄素碑

唐淮陽司馬贈東太守章仇玄素碑爲翰林學士內供蔡有隣書法取以時趣不能甚古而於嚴勁中微有情似勝韓擇木玄素者劍南節度使兼瓊父以子貴恩封其文骯瑣紀詔辭門閥而已兼瓊利臣齷齪李楊二右相門不足道第天寶七載之碑見於金石錄者凡八而有隣書獨有名而獨見遺所不可曉

集古錄跋

右歐陽文忠集古錄跋石刻三卷中有楊博士南仲劉敞原父釋各一通劉復有跋一通尺牘如之蔡襄君謨跋二通與裴煜如晦尺牘各一通公復自與君謨尺牘一通餘皆公手書跋公文章妙天下而於考究小不能無憾其持論亦有近迂者居恒謂辨古文奇字全得楊南仲章友直力而又盛推原父博學無所不通原父却謂人好一歐九惜不讀書耳得非以

是哉余見公墨蹟凡三所與此結法同而不能如其神采當又全得石工力也目錄計亦有刻石而序書出君謨手吾弟當徐訪之

永福寺碑

按至元十三年常福生以饒州降授其路總官達此寺至延祐六年而碑始立相去四十三年矣其文與事俱不足道獨趙文敏書爲晚年筆其規模李北海遂無一筆失度不止優孟虎賁之似而已也往事已非耶可說想文敏丹石時不能少此感

御服碑

元成宗感異夢致御服於終南之萬壽宮於此延記之集賢孟頫書之集賢此書乃承制又中年以後筆當最妙而出入北海有不勝其婉媚者何也

龍門建極宮碑

爲神禹作建極宮而功就於羽流命出於胡主吁可歎也王鶚姚樞皆一時名勝而書與文不副望亦其時爲之


鮮于太常千文

伯機此書雄勁飛逸而時時有高閑筆當由洗河朔氣未盡耳跋尾行書亦秀潤而小踈比之吳興尚在

雁行

祝京兆小楷選刻

世人往往稱京兆行草而不知其楷法之工時出趙吳興上如王文恪志銘精嚴端勁中生氣流動是金石第一手韓孺人志銘陸翁墓碣古雅之趣拂人眉睫會道觀記稍不能整粟而天真藹然唐初諸君子帖虛和流嫩出虞入褚故是晉宋間物燕歌行高處迫元常下亦不失宋儋款鶴文絕類大令不當以蹊逕求之袁介隱誄翩翩自肆柔不病肉秋風歌老筆崛強踈不病筋味泉賦二十行外隸分流溢可與蘭

臺道因並觀獨陰符扇書乃行草以有小法故存之此君仗倆勝  山神多矣因合成一帙時自披賞安知後人不與晉唐小楷並傳耶

題羅生書醫無閭碑後

萬曆甲戌征虜前將軍今寧遠伯李公成梁大破虜遼左獲其首梟今太宰梁公夢龍以少司馬奉命犒師勒績於醫無閭山而歛士羅文瑞書之梁公奉繩墨從孟堅故其辭稍嚴潔而不夸逸羅結法自清臣誠懸是以適莊而不骯骯說者猶謂首梟么曆耳不能當北單于左校所俘獲亦不能什之一然萬曆之

天下治於和熹時明師應而漢黷醫無閭邇而狼居
胥遙應則壯邇則無勤又李將軍崛起戎伍中果勢
壯往以百戰取徹侯印甚賢於竇車騎也噫銘亡論
已羅生亦幸哉其名與其書茲山同不泐也夫

定武蘭亭後

余所見定武蘭亭前後二慮數本而致佳者五其一
在潘方伯允端所後有趙松雪十五跋而實非獨孤
長老本蓋時有吳氏子見獨孤本而乞松雪書之者
最後一跋可驗其二在余所爲松雪執友陳直齋物
蓋松雪從人乞直齋藏本不得而陳氏之後人用以

併裝於尾者其三在家弟所亦有元人題跋其四乃
賈秋壑爲制置使時得之前輩劉菊莊秘監者不知
在百二十卷中作何甲乙紙墨差更明潤聞今在項
元汴所其五當爲今詹博士東圖所藏後獨無舊題
識又苦裝潢人去其石龜跡然第六行之稍闊與它
針眼丁形蟹爪之類則了了可辨識者以爲五字損
本無疑也雖然東圖精公法故當得其連城夜光於
楚工眼表必待此而後辨亦淺矣

寶晉齋帖

寶晉齋帖者宋禮部員外郎南宮米芾元章手摹二

王以下真蹟入石者也凡閣帖所載俱置之元章自得右軍破羌諸帖與顧虎頭畫維摩天女故名其齋曰寶晉云人皆謂元章特妙臨摹又工作古書畫色以真贋本併示人人往往不能辨此帖雖古意藹然而不能脫米家腕法譬之康崑崙琵琶寧堪段師再聽余此疑不可解覽東觀餘論謂此公好觀古帖而議論濶踈好摹古帖而點畫失真然則前輩固已言之彼好事人語何可盡信也

宋搨鼎帖

右鼎州帖二十二卷今所存者僅七卷耳而中有顏

太師清臣楊少師虛白徐吏部季海行草多諸帖所無者舊裝極草草於紙背皆作絳帖字余以其摹榻不甚類意疑之而不能辨賴後跋尾尚存蓋刻石在紹興之廿一年江左偏王戰爭尚未息而發遣張斛通判趙子濬乃暇結此翰墨緣甚可念也編次者武陵丞趙銍與子濬當俱皇族攷之陳繹曾公鼎帖石硬刻手不精雖博而乏古意信然哉鼎州今常德郡其遺跡僅有孔明張旭兩墨池而鴻都之石遂蕩然無復存者無由一窺全文爲之浩歎

王子裕先生墨刻五跋

今少上系和卷之二十一
賊中有蘇長公前後赤壁余嘗謂如文中之有漆園
書中之有飛白畫中之有董巨要不可用湘纍蜀贅
招摭詰曲例之今王子裕先生乃能縱筆以飛白寫
其辭適逸勁迅神采飛動真可謂兩合矣余家藏陳
道復書赤壁後賦其堅偉庶幾並駕然飛而不自終
當讓先生一頭地也

王先生登武林晴暉樓歌起領兩韻全是青蓮家法
中頗出入唐人然雄逸爽勁誦之如食袁家梨快不
可言若行草則多渴筆神采飛動令人思顛旭醉素
先生之子汝明搨石齋中以寓羨墻之恩僕謂曷不

會之樓壁與西湖對當兩高雲起雷電轟掣時方知
此歌與此書之妙

王子裕先生手書玉芝翁歌其八法絕得坡仙三昧
若吳原博先生爲之風骨雖有餘神觀似不足先生
故當品先生下也詩歌婉潤飄逸寘之坡集中唯烟
江障疊贈畫御容師二歌可具賓主餘俱避舍嗚呼
先生往矣所謂仙而謫者非耶

子裕先生手書若波羅密多心經人以為得眉山卧
筆非也正自徐浩侍郎八法中來余嘗見侍郎書此
經僅錢許大丰容態澤全與此相類汝明刻石置之

孫羅菴中使觀自在以天眼見之當相印可矣
右軍專用宣城諸葛兔毫其書蘭亭則以鼠鬚爲之
各適其合也近來陳白沙先生縛茅草作筆故白而
不飛適而不能逸王仲山先生多作擘窠及飛白在
草宜其有取於赤城椶筆也若歌中縱評鍾王以下
書法則超然出於毛穎楮先生表矣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一百六十八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畫跋

蕭翼賺蘭亭圖

余嘗聞趙太史用賢有楊儀憲副舊藏蕭翼賺蘭亭
圖後爲文徵明待詔所書吳說傳朋跋偶借閱之太
史遂舉以見贈深愧其意悉輟年來酒鎗茶具之類
爲報此圖向去已千載雖絹墨就渝而神采猶王母
論老比丘與潦倒書生體態曲盡雖蒼頭小妓捧卷

執役無不種種臻妙所見古賢名蹟多矣未有能過此者第傳朋跋內云翼請辨才朝暮還往性意習洽一日因論右軍筆蹟悉以所携御府諸帖示辨才相與反覆折難真贋優劣以激發之辨才乃出右軍蘭亭相示翼既見之即出太宗詔札以字軸寘懷袖間閻立本所圖蓋狀此一段事書生意氣揚揚有自得之色老僧口呿有失志之態此恐未為實錄攷何延之記乃是見蘭亭卷後辨才不復安梁檻上并翼所携二王諸帖竝借臨寘於几案間後辨才出赴人齋翼遂私至辨才房取得之便赴驛長凌愬報都督齊

善行使人召才示詔驚倒欲絕何嘗於初見時即奪取也且老僧跌坐一牀諸執役者浣杯噓拂自若賓主從容寧有爭理口呿不合正為蕭生指摘蘭亭瑕疵不能無甚口耳何傳朋之不審如是其謂出閻右相竊又有疑此畫大抵根抵延之記辭當右相時恐未著聞即有之是文皇所諱寧敢著筆又安知不為陳閔周昉也攷宣和畫譜載御府有吳侏畫賺蘭亭圖今本無御題璽記又稱顧德謙在江南時以畫名偽唐李氏云前有愷之後有德謙其最異者蕭翼取蘭亭圖風格特異但流落未見此本豈即德謙筆耶

傳朋語多孟浪獨所記收藏承傳甚明在宋世推重已若是今當何如待詔楷法尤精絕便足稱山陰女嗣余仍乞待詔子休承補書何延之記於後休承年已八十餘雖時時見拙筆未墮家聲楊氏尚有定武一帖審其非恪為去之余自有真定武及褚摹帖柳誠懸書羣賢詩孫綽後序庶幾蘭亭之事備矣

夫子杏壇圖後

大廷尉陳公玉叔寶藏其父憲使公所貽夫子杏壇圖出入必奉以偕至蜀而教鐸所振與文翁相後先此圖出則石室弟子皆披靡矣今年宦游金陵携以

就世貞得一恭展吾夫子據磐石坐而鼓琴有穆然深思之度七十二子或環聽或追趨雖各自為態而左準右規不失閭閻侃侃意其行筆精緊設色古雅品在神與妙之間獨程鉅夫跋謂為吳道玄則吾未之敢從道玄生平以神氣勝運筆衣縷若菰條所謂吳帶當風者與此絕不類或出陳闕李思訓手聲價何必減道玄鉅夫元初為大官嘗廉訪江南者也不當在裴晉公前第晉公遺墨吾故嘗見之元和八年公方自舍人為中丞何暇辦此蠅頭楷宣和御押繇來在書畫贖首今書之跋尾與印文皆譌玉叔苟能

割愛去之余當用海岳菴例改題曰唐名人畫杏壇
圖元程鉅夫跋玉叔許之否

晉公子重耳出亡圖

少保銅梁張公卒而其子錦衣君某某輩來請志銘
所贊玉帶重錦悉歸之獨收此一卷乃晉公子重耳
出亡圖據跋或以爲李伯時則駁之者以行筆粗細
不類或以爲趙子昂則有思陵小璽在二者俱所未
論獨徐察其筆力精緊道密不事鉛華而自具一種
生氣乃至馳騁追逐轉盼耳語之狀無有絲髮遺恨
當是北宋以前第一手余所蓄古人物畫多矣獨聞

立本蕭翼賺蘭亭周昉聽阮與此三絕可寶也所惜
者此圖當有二十餘幀今存者十幀耳而三皆不可
考其可考者僅重耳之出蒲僖負羈之私謁與齊桓
公具賓主而多從馬齊女與舅犯謀醉公子寘之車
而出之秦宗女之來尚者五人既渡河舅犯辭而投
璧於河介子推中流舫立而笑之及以車旂冕服返
晉而已諸圖故當大有致惜乎其不爲完璧也雖然
比之吉光片羽不爲奢哉公子之事偉矣返晉之後
其納王破楚召狩盟國錫命之事尤偉恨不更作一
圖如周家王會以明得志而獨紀此瑣尾流離之狀

蓋其所謂不得志乃所以爲得志張本也

宋徽宗雪江歸棹圖

宣和主人花鳥鴈行黃易不以山水人物名世而此圖遂超丹青蹊徑直闖右丞堂奧下亦不讓郭河中宋復古其同雲遠水下上一色小艇戴白出沒於淡煙平靄間若輕鷗數點水窮驟得積玉之島古樹槎蘖皆少室三花快哉觀也度宸游之跡不能過黃河艮嶽一舍許何所得此景豈秘閣萬軸一展玩間即曉本來面目耶後有蔡楚公元長跋雖沓拖不成文而行筆極楚楚與余所藏題聽阮圖同結構一時君

臣於翰墨中作後事乃爾令人思藝祖韓王稚朴狀

又

據蔡楚公題有四圖此當是最後景耳題之十又六年而帝以雪時避狄幸江南雖黃麾紫仗斐亶於瑯浪瑤島中而白羽芴午更有羨於一披蓑之漁翁而不可得又二年而北竄五國大雪沒駝足縮身穹廬與殮羶子卿伍吾嘗記其渡黃河一小詞有云孟婆孟婆你做箇方便吹箇船兒倒轉於戲風景殺且盡矣視雪江歸棹中王子猷何啻天壤題畢不覺三歎

宋名人山水人物畫冊

雜宋名人山水人物畫一冊有曰趙大年雲山者峰
勢出沒罨靄中草樹暎帶下爲清流白石不減南宮
父子有曰李唐春江不老者古松據大石欲攫峽口
崩流匯爲怒濤陵岝直上百步未已於諸畫中最爲
師子吼有曰劉松年溪隱者山田者翠屏削立雲表
孤莊枕清漣平疇交遠風各極其致曰馬遠觀梅者
老挺踈枝秀出物表對題御書一絕句沓拖不成語
復不成字休承定以爲宋高宗筆余謂高宗必不落
爽乃爾當是光寧所題也遠又有曰松下揮翰者一
老人據案絕似猶龍公但不知定否五千言耳覺天

骨與天機金秀遠又曰觀瀑者不敢當樓賢三峽或
於天竺六橋雨後得此微尚有曰夏珪遠浦歸帆
者三樹掩映斐疊天際一帆斷岫明滅自足好致有
曰趙千里水閣納涼者當是狀其邸中景耳六月閱
此薰風自來饒令人忘暑有曰金谷園者寫五十里
錦障宛然在目以無名款屈署此殆不減陳閔李思
訓有曰柳洲者以二月間輞川小泝西湖麴塵拂拂
恨少青帘點綴曰高閣觀潮者則錢塘一曲耳都不
見伍大夫拍堤勢有曰寒山拾得者偃蹇自恣可掬
想爲世尊作貴輔疲津梁不得不托魚服以逃有曰

閻次平小景者嵐頂皴皴當作叔明鼻祖其它綠樹
豐縟甚近自然有曰次平松溪別業者尤精勁可愛
乃知唐伯虎周臣於此取之不盡有曰李嵩內苑圖
者或光堯德壽宮冷泉小景耶若以擬宣和延福諸
位則大寂寥有曰松下鼓琴者大具悠然自得意內
不見署名而人物冠服都雅恐是馬和之有曰松間
醉臥者忽忽幕天席地時其阮嗣宗耶劉伯倫耶不
知有吾身此樂最為甚令人作糟丘侯想有曰雪閣
者險而瘖絕惟小具暖帽足曲肱耳便不煩洛陽令
剝琢有曰霞嶺扁舟者宛然孤鶩齊飛境漁舟款乃

入高柳夕陽中老子於此興復不淺有曰風雨泊舟
者雖靈晦霖霖而不作陽侯怒舳底足濁醪便不妨
倚枕聽敲篷滴瀝有曰採蓮圖者殆若耶溪蓮女耶
獨不能貌笑隔荷花共人語耳有曰柳陰放棹者意
甚佳而小恨剝落有曰劉阮天台者大類前金谷而
自然勝之天台石梁今漸坦拖可涉而求欲界仙都
一尺地不得矣劉阮事當不誣其謂半歲而當人間
數世不敢以為然也有曰高閣燕息者麗敞靜好而
不作五侯炎色其晉公午橋白傅履道甲乙耶署名
不能雅或休承別有據聊因之右為幀凡二十有七

其可考者僅八人趙大年名令穰宋宗室也官州
觀察使千里名伯駒南渡後宗室也至浙東兵馬鈐
轄李唐河陽三城人有名徽宗朝閭次平待詔仲子
有名孝宗朝李嵩夏珪劉松年俱錢塘人馬遠河中
人俱有名光寧朝後先祗候翰林賜金紫是八人者
雖不敢望李成范寬北苑西臺之盛而跌宕殘山剩
水間亦無有與之執鞭弭而周旋者後二幀則空繡
其一 是滕王閣景右嚮而虛其左填以王子安詩序
其可辨字百之一二其二亦當是閣景左嚮而虛其右
所繡字尤細若蚊睫今少年離朱於晴窓下辨之不

能得十餘字以攷韓退之所為記復不合竟不知其
何文也畫品精工之極與書俱不可望蹊徑况敢雌
黃雖然昔人稱薛夜來為針神而唐季女仙有盧眉
娘者於一尺生絹繡法華經七卷今此三寸絹僅得
七百字唐文似亦不足多詫也列子謂宋人刻沐猴
棘端紀昌以燕角之弓擲蓬之箭射虱貫心而懸不
絕噫吾向者以為寓言耳世固不乏此手與此眼哉

宋人雜花鳥冊

右宋人雜花鳥一冊凡二十八幀為竹鶴一為松鹿
一為梅月雙雉一為桃花遊蜂一為梅竹幽鳥三為

梅竹雙鳥一為雙榴幽鳥一為白頭冬青一為梅花
小鳥一為杏花白練一為碧桃瓦雀一為枇杷青鳥
一為翠禽香柑一為白榴小鳥一為鶻鷁之在雪樹
者一枯柳者一雪灘者一為蘆渚九鷺者一為來禽
黃頷者一為蒼鵝之在梅花下而理羽者一浴者一
為鶻鷁者二為魚虎之立蓮房者一立枯荷者一為
遊蜂墨蕙者一其渲染生色窮態極變與真宰爭勝
毫楮間往往能奪之惜廢題款不顯畫人名而所可
辨者僅趙昌馬遠吳伯毛和吳珪及宗室彝齋孟堅
而已昌品在神妙間遠次之子固亦有士風不俗其
本足汰數十本中得者當為眼底第一

宋畫香山九老圖

家弟自秦中歸手一卷相示云得之朱大叅孟震者
攷之似是香山九老圖多正統以後不知名人跋僅
有咸淳時一僧復誤裝於後而雪齋老人者至目為
趙大年筆大年長山水小景汀洲蘆鴈不言作人物
及界畫樓臺也畫史稱劉松年有九老圖此豈其筆

耶樂天自歸洛六十八而得風疾乞骸以刑部尚書致仕至七十而愈乃會故懷州司馬胡杲年八十九衛尉卿吉皎年八十六右龍武軍長史鄭據年八十四益州長史劉真年八十二前侍御史內供奉盧真年七十八前永州刺史張渾亦年七十而秘書監狄竝譽河南尹盧真以未七十雖與會而不及列合之得九人飲於履道里之居第皆有歌詩紀之而樂天自敘其事所謂洛社耆英會也一曰香山九老者樂天時時遊香山之龍門寺故名而是圖所謂有亭有船有叟白鬚飄然若依稀乎履道里者然菽池上篇水五之一竹九之一鳥樹間之而今水與樹勝而竹太不勝又無中高橋石罇紅蓮折腰菱華亭鶴紅綃紫綃蠻腰素口之屬而分配琴奕書畫以綴其寂寞不知松年匆礪時當爾耶第其絹素之精與位置結構之勻整往往有宣政間應制風範吾生平雅慕樂天自納節來頗治弇山園以希十五年後耆英之盛而今復厭且棄之矣茲與吾弟約異時肖吾貌必不為樂天如不為僧贊寧者當為百三十六歲之李元爽哉

題惠崇江南春意

惠崇詩僧也畫品不能當荆關半而今所覩平湖小
嶼汀花水禽漁舟茅舍便娟映帶種種天趣故非南
渡後人所及者老米謂五季以來畫江南景稍清遠
者輒爲王摩詰而實非使不作惠崇題識將無以爲
摩詰耶此卷自楊先生應寧而歸之陳從訓從訓亦
京口人也春時喚小刀焦山北固間出圖而歌張志
和桃花流水按之當與江山俱響應矣

醉道士圖

此圖文休承司諭鑒定以爲李檢法公麟所作叙其
家世收藏甚詳且謂張僧繇曾作醉僧圖傳於世懷

素布詩云人人送酒不曾沽終日松間繫一壺
欲成狂便發真堪畫入醉僧圖道士每以此嘲僧
僧於是聚鏹數十萬求閻立本作醉道士圖並傳於
代於是范長壽亦爲之而公麟繼焉致郭若虛圖畫
見聞志及坡公所臨懷素絕句信然然求其所謂爲
公麟不可得也後閱坡公外集嘗題一圖云僕素不
喜酒觀正父醉道士圖甚畏執杯持耳翁也章子厚
題其後云僕觀醉道士圖展卷末諸君題名至子瞻
所題發嘯絕倒坡公再題云熙寧元年十二月二十
九日再過長安會正父於母清臣家再觀醉道士圖

見子厚所題知其為子嘯也持耳翁余固畏之若子厚乃求其持而不可得者他日再見復當一噓子厚復題云酒中固多味恨知之者寡耳若持耳翁已大苛矣子瞻性好山水尚不肯渡仙游潭況於此而知味乎宜其畏也按仙游潭事別見一小說所謂拚命能殺人者二公一好酒一不能飲而又俱工謔故爾然譬之兩訟師子厚尤囂也此圖所載道士醉者二十矣從而醉者十有七為醉之事稱之曲盡潦倒落魄情狀而獨少執杯持耳翁亦大缺典余故補二公相謔語記之以為壺史一段佳話也

李龍眠理帛圖

此圖精工古雅之極據馮海粟倪雲林定以為理帛圖然縫紉亦有之又定以為李龍眠即周昉不是過也海粟歌爽朗有奇致結法踈野正是真跡雲林與鄧文肅皆負墨池聲孔炎其善寶之

李伯時姑射仙圖

列子稱藐姑射之山有神人焉肌膚若冰雪綽約如處子然不言其乘龍御氣而此李伯時所貌與遜功帝所題謂為姑射仙像攷宣和畫譜亦有之當不誤也後有紹興圖記及賜朱勝非四字當是以故相領

宮觀侍講席沾此葛楚輔跋筆意殊道美弟稱紹熙三年尚書左僕射按公以四年始自元樞稱右丞相而此云左僕射僕射之不為僕射者十六年矣楊廉夫陳道復後先鑒定以為真跡二公之筆或老而勁或放而雅更的然可寶也桑慎等三跋亦佳故為題其後

題劉松年大曆十才子圖

潘子過余示此卷乃劉松年繪大曆十才子其樹石琴阮茶竈之類皆精密得五季隨意而人物尤妍雅有韻與此君所圖西園雅集頗埒毋論真跡臨本翻

翻伯時子昂季孟間矣十才子為錢左司劉隨州郎貞外獨孤常州盧郎中孫舍人崔集賢之屬其詩名膾炙人口不已而流溢丹青致足羨也雖然名者造物所忌詩以陶寫性靈抒紀志事而已要不必有此名即無論鄴中淪謝而是十才子無一登三事者豈所邁人人絳灌耶追昔撫今不覺懣然因而墨池一泓生小鱗甲也題後行自悔矣

趙千里畫大禹治水圖

秋日馬用昭叅軍出趙千里寫大禹治水圖見示命題百穀畫家董狐以為得周文矩筆非千里所能辦

而吾弟敬美自陝歸嘗縱觀砥柱辨其治龍門三峽
時事余不善鑿畫又不獲觀砥柱之勝唯有歎賞驚
絕而已吾家夷甫論人物以經阿平品目則不復措
意今有兩阿平在予復何言

又

跋後復從馬君索閱一過其人物古雅之甚真有非
趙千里所能辦者千里秀麗而小綿弱去此尚在尋
丈外此北宋以前人作但不必周文矩耳

廬陵五公像

沈純甫藏廬陵五君子像出示余俾題尾歐陽少師

以文冠宋氏而周丞相楊秘監亦窺藩焉其博識則
皆出藍矣丞相雖不甚矯矯然天下信其為長者秘
監難進易退超然不滓於韓史之手人尤高之楊通
判之死虜胡侍郎之抗疏遂皦然與日月爭光所謂
一擲得廬者廬陵山邑獲有之為千古文獻嚆矢盛
哉純甫彈事不減胡公而一時遘禍尤烈其文辭已
駸駸在承相秘監前異時勿令歐陽獨步可也秘監
之子東山先生代著廉勁聲而文信公收宋三百年
正氣恨不覩其像為此卷小闕陷跋尾劉須溪真逸
民不俗也

張端衡山水

此二畫以少陵二語為題系各兩韻不能佳書亦沓
拖平平耳後有一詩云端衡寫作無聲詩留與拙堂
伴幽獨書體出眉山而不能去俗歎曰次仲印識又
曰司馬當是溫國孫或司馬才仲弟也攷畫史端衡
張姓京口人舉進士調句容尉以丹青名此圖穠淡
斐疊中有道勁飛逸氣風樹澗溜絕得郭河陽筆雲
嶺墨韻間似僧巨然今人見懜董山便歸之襄陽父
子以故有題作米元暉馬端衡者乃至以為司馬君
實及老章此尤癡人前說夢大可咲也且書法似出

一手而強作三四體蹊逕宛然欽之宜急去此蛇足
僅留次仲一跋縱不能超宋復古燕穆之亦豈出南
渡殘山剩水下哉

古十八學士圖

彭茂才出示此圖其人物器飾臺榭工緻古雅之甚
是五代北宋人筆無疑文待詔徵仲跋其後云損益
周文矩文會圖而加精者也或云是十八學士圖曾
見仇英臨本不舛然以余所摹兵科藏本勘之亦不
甚合第圖止十六人而前有毀損小幀許故當是十
八人也內貴人幘皆長耳直領衫腰束帶或繫絲帛

或有方圍而垂撻尾賤者幘皆短耳盤領衫窄帶似
飾銅鐵攷之晉唐二史輿臺奴隸皆束銅鐵帶第云
幘褰進賢冠則長耳惠文冠則短耳初不以貴賤分
此却不可曉樂有笙笛箏瑟阮之屬中一歌者凡六
人皆地坐据斑文褥一人僂立持樂句所謂部頭也
此最近古或人云徵仲跋是其伯子壽承筆然翩翩
有父風彭子要余題尾因畧記之以表一代之制且
為異時玉堂高會張本云

再題十八學士卷

每閱卷中蘇世長狀顏為之絕倒因記其在隋二事

其一 大業中為都水使者煬帝嘗謂之曰卿面何類
病驢世長再拜嗚呼以手據地蹙項敗面作病驢狀
羣臣掩口而笑帝大悅賜帛百尺其一在陝里邑犯
法不能禁乃引咎自撻於廛伍伯疾其詭鞭之流血
不勝痛呼暑而走因戲書卷後再閱之寧不再為絕
倒也史稱其有機辨嗜酒簡率無威儀蓋宛然矣第
其仕唐能直諫又有子良嗣為通明相神堯數賞其
直而數調誚之當亦以此

摹古畫後

右集古畫摹四本合一卷其一為顧凱之女史箴內

當熊一段顧本乃是五代人摹筆余嘗于丁卯秋都門外蕭寺中見之獨愛所畫當熊事元帝貌竒偉有帝王度額上壯髮如昭儀傳語熊勢直上可畏健仔挺往而意舒徐兩宮監交戟熊宛然若生後聞在嘉興項元汴所未及摹先乞陳方伯子兼略節本傳數語以俟今年秋始得請於元汴之兄少參子信足其事其二為閻立本蕭翼賺蘭亭圖是唐人絕高手周昉李昭道之流然非立本也畫潦倒書生及老僧張口爭辨從者揚湯止沸狀皆妙絕千古後吳說傳朋記此圖流傳乃文待詔所書者咄咄逼黃庭余既已

獲之趙太史不忍數展亦摹之而乞休承臨待詔
休承長於待詔書時五歲宛爾箕裘也其三周昉摩
阮圖真跡得之陸司空與繩其畫壁者聽者雖耳指
間皆有生趣丹青之能事極矣本挂幅今摹作行卷
後有宣和題押蔡元長詩今俱乞公瑕書之其四王
摩詰奕碁圖有宣和題識而不甚真似是畫院筆然
亦工緻此卷舊藏陸太宰全卿轉入崑山顧氏後復
為素繩之憲副所得余別見摩詰所為序及與其弟
縉裴迪三詩意甚愛之因從繩之借摹而乞俞仲蔚
小楷題敘詩於後蓋明日而仲蔚病且死矣蓋絕筆

也摹出仇實夫之子以故大都得十之八九譬之禊帖不減歐褚臨跡也余每見畫苑諸家盛推唐以前畫多神妙品不敢盡信今觀此摹本毋論仇實夫即使趙吳與畢力為之亦不敢望其藩籬何況下者蓋精工古雅之跡可尋而生肖流動之氣難學故也近代吳子輩才得元人一二筆輒目中無北宋以前故為拈出之

幽風圖畫

此卷為幽風圖五幀林子煥作子煥於書畫史俱不載而畫筆頗道紫可鴈行馬和之小篆系詩尤淳雅

可重解大紳每豈以行草釋而後跋之神采奕奕動人大紳所謂吏部侍郎許公者攷其時則吾郡叔雖先生也叔雖名思溫佐長陵以靖難顯名取大官而能實此其亦思王業艱難之所自乎今以語介冑純袴之士知者鮮矣

清明上河圖別本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有真贋本余俱獲寓目真本人物舟車橋道宮室皆細於髮而絕老勁有力初落墨相家尋籍入天府為穆廟所愛飾以丹青贋本乃吳人黃彪造或云得擇端藁本加刪潤然與真本

殊不相類而亦自工緻可念所乏腕指間力耳今在
家弟所此卷以為擇端藁本似未見擇端本者其所
云於禁煙光景亦不似第筆勢道逸驚人雖小麓率
要非近代人所能辦蓋與擇端同時畫院祇候各圖
汴河之勝而有甲乙者也吾鄉好事人遂定為真藁
本而謁彭孔嘉小楷李文正公記文徵仲蘇書吳文
定公跋其張著楊準二跋則壽承休承以小行代之
豈惟出藍而最後生祿之陸子傳題字尤精楚陸於
逗漏處毫髮貶駁殆盡然不能斷其非擇端筆也使
畫家有黃長睿那得爾

又

按擇端在宣政間不甚著陶九疇纂圖繪寶鑑搜括
殆盡而亦不載其人昔人謂遜功帝以丹青自負諸
祇候有所畫皆取上旨裁定畫成進御或少增損上
時時草創下諸祇候補景設色皆稱御筆以故不得
自顯見然是時馬賁周曾郭思郭信之流亦不至泯
泯如擇端也而清明上河一圖曆四百年而大顯至
勞權相出死構再損千金之直而後得嘻亦已甚矣
擇端他畫余見之殊不稱聊附筆於此

梁楷參禪圖

圖中甚芻爲宰官說法大有態第未見的然爲梁楷
筆攻灤城公集亦不見此三偈而結法秀逸瀟灑
同叔歆傾沓拖體全不類偈辭讀之便堪拍碎金面
碁盤是徑山石頭本色亦非此公所辦也縫篆乃柯
奎章家物印文眉山蘇氏云云恐蘇後人收藏私識
耳伯起多米顛伎倆強標之曰梁楷畫同叔書欲博
余新集兩部而休承復依違其間但令佳足矣何必
真同叔梁楷哉

題馬遠山月彈琴圖

馬河中畫筆意殊楚楚秀骨天發不墮蹊逕所小恨
者若孫虔禮之於書耳此圖一道人焚香鼓琴於山
月清泉間尤自超絕孔炎王孫走使二千里索余題
鑒余方清齋謝客拈筆爲作數語試於夾池讀之此
琴或能與衆山皆響也

閱古堂石刻馬

閱古堂馬石刻不言是何人筆長僅尺咫而爲馬四
十餘其驕嘶逸馳雄爭野適之狀種種神絕當是長
康道碩筆非曹韓而下所能辦也堂在韓平原南園
平原藏書畫傾天府刻此於石蓋亦寶愛之極後爲
勝國諸名士凡十九人歌詩各極馳騁而不能得少

陵丹青引一句令人慨然興才難之歎

蘇黃小像

舊傳蘇長公爲五相戒後身黃豫章爲涪州學佛女子後身及讀其詩覺長公瑰麗而稍沓拖類吳興富兒郎豫章矯勁蘊澁不耐軟熟絕無支公顧婦姿態今觀二遺像而得其臞然孉然者乃信所傳之非妄也孔炎以爲何如

二趙書畫歸去來辭

余生平好靖節之爲人而不能忍饑又不任負耒中間強顏一出蓋望而愧之獨於其文章雖愧之而不

能釋手今年春得此卷於幼子以爲二趙名筆謂千里畫子昂書也畫中草樹俱秀發而人物尤精雅有生趣當是北宋筆何止千里若子昂則紛披縱放老手出入北海不復尋山陰門逕矣署尾稱延祐七年八月書於杭州鹽橋寓舍考之傳公以六年自學士承旨予告還還三年而卒其時蓋六十七亦可以書此辭惜小晚耳題筆重爲憮然

又

家有陶靖節歸去來辭趙千里畫子昂書以爲三絕故將軍曾子澄走二千里來訪我海上慷慨語合適

橐耻無以佐行色因輟贈之且以銀裝吳鉤侑馬子
澄百戰取將印一失口而見效歸畊汝陽山中蘧蔭
之舍蟹螺之醜與柴桑無異其濁酒清歌放浪自快
亦不減靖節翁第人謂吳鉤侑歸去來卷非分將無
冒老子韓非同傳譏乎是不然靖節咏荆卿亦豈嘿
嘿遂忘世者有如子澄提此鉤斷北單于首博斗大
通侯印乘四望車却以歸去來卷手持擲還王大夫
亦豈不快事哉丈夫為龍為蠖何所不可因書此以
俟

趙松雪畫山水

趙承旨書畫垂三百年賞鑒家愈寶購之以其能集
大成也此圖布景設色極精密而時時有象外意不
作殘山剩水一筆當於輞川營丘間求之評者稍有
墨渝之惜是不見邢姪何敞衣曳帚裴令君麓服亂
頭態耳何足寘皆畧其後

趙吳興畫兩馬

吳興畫兩馬其前馬從容細步與前人顧盼呼侶之
意後人攀鞍欲上不得後馬搖尾頓蹄欲馳而後隱
忍態描寫殆盡偶一開卷宛然若生故不必以龍鬚
鳳臆嘶風逐電為快也

題黃大癡畫

大癡老人黃子久作此圖菴靄戍削各極其致而秀潤蒼古之氣自出塵表蓋自荆關中來而微采馬夏者也余故游錢唐桐廬諸山大都類是披卷恍如見故人便欲卜一廬其間而不可得故於詩三致意焉詩韻本鐵籛道人楊廉夫欲以奇勝故取險譚而遂無一語合作步之者王逢姚公綬輩皆名手亦爲韻所牽塞白而已余能笑之而復步之將使後人復咲後人也第廉夫名壓勝國東南半壁天書法亦自老勁一時耳鑿之士至忌大癡而爭趨鐵籛余謂顧子

其姑無論鐵籛而寶大癡可也顧子字汝善故相文康公諸孫以文學世其家

錢舜舉畫陶徵君歸去來辭後

吳興錢選舜舉畫陶元亮歸去來辭獨多余所見凡數本而此卷最古雅翩翩有龍眠松雪遺意第少却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一段柴桑景當是兵燹時不免破鏡耳宋南宮仲溫以章法書此辭道密勁媚却堪作三絕也錢太宰溥謝少宗伯宇馬太常紹榮竭蹶而趨仲溫尚不至邯鄲步馬初冒周姓後始復故余病疴初起值小涼跋此忽憶南

史載元亮與彭城劉遺民雁門周續之同隱匡廬傷
時謂之尋陽三隱元亮任真樂天真跡隱顯故當推
為龍首遺民跡挂塵外而栖心淨土猶涉趣舍聊屈
稱腹續之金華之學著聲九重竟接萬乘雖不膺蟬
冕而移止鍾山以歿猶恐不稱尾耳今世三尺兒知
有元亮而無能舉遺民續之者故附志於此

題古畫王昭君圖

余觀王昭君出塞圖後先凡三本頗具漢家威儀而
呼韓邪來迓則極騎吹駝毼毳車弓檠之盛賓主初
覲懽情與肅容兩稱而此圖則僅導者數胡騎亦有

一以琵琶後隨一橐駝載服裝而已雖復低眉
掩抑作怯寒狀而誓御皆寬然暇逸意是出塞以後
事跋尾當有題識今失之不辨何人與何代然其用
筆殊精密而番馬猶有跋跋驕嘶之致宛然胡瓌張
戡家風似非南渡以後供奉手所辦也昭君以良家
子困掖庭不勝牢悵憤鬱慨然請適虜又用虜法配
呼韓邪子生二女此與張元吳昊何異而書生弄筆
往往深憐而重與之獨渠宗介夫得其情與事曰漢
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雖然坐此二語令
人勘破其方寸不待許馮瀛王而後惡其不純也則

可咲已

題王叔明湖山清曉圖

叔明成文敏宅相故於丹青獨妙冠一時余所見多矣其向背出沒皴點分理小不無虔禮之恨獨此卷最為超絕曉色初動湖翠山紫直撲人眼睫間其樹皆作白蓮社中法尤見古雅非近峰數拳斷以為摩詰不亦公磨矣嘆賞之不足故歌之而仍題其後

水亭圖

此水亭圖乃永嘉王朋梅為吾吳朱澤民寫者攷圖繪寶鑑王振鵬字朋梅得幸元仁宗賜號孤雲處士

舊吳志澤民以文學為趙承旨薦授國史編修遷鎮東儒學提舉再起浙省叅謀攝守長興以終按朋梅於字義無取恐亦別號而孤雲則仁宗所特賜也跋語俱稱征東提舉元故無此官鎮東或路名然亦不可攷矣朱之後若憲副公尚書公能大其宗世世奕葉無事喬木而為之子孫者再失再復愈寶而愛之求諸名公詩什以侈大其事宋時郡有秘校者其樂圃之勝聞東南然再易代而不可究跡至讀元少保盧賓客諸咏而若新即畫力亦僅五百年耳所托以不朽者文也曷之哉

梅竹雙清卷

梅獨為百花魁而竹能離卉木而別自成高品者以其精得天地間一種清真氣故也竹自文湖州蘇端明後有梅道人吳仲圭以至近代王孟端而梅則楊補之外獨推山農王元章然吳子輩謂其命旨涉淺為境易窮而往往下其品幾於無處生活今年六月信陽王太史祖嫡以元章梅仲圭竹合一卷寄余開卷時令人鼻端拂拂有玉清蓬萊想遂乞休承諸君為詩歌美之而余繼焉或切問戴凱之范致能所撰二譜至數百千種且以大庾黃竹樹謂瀕千畝而此寥寥

一枝胡取也是不然正復以簡貴勝耳卷首為四則學士題元章仲圭各有詩弁尾而梅前有一歌亦自麓豪周疑舫伯器跋第賞其語不能辨其人攷印章有所謂會稽外史以楊維禎而詞氣亦類之第不聞其別號竹齋闕疑可也卷後收藏有東吳文學世家印豈故為吳中物太史偶得之耶似有不偶者故附記於後

美人調鸚圖

此圖不知誰作有坦坦者題作梅邊美人圖又有題為杏花者最後陸子淵詹事鑒定為周昉美人調鸚

圖蓋畫中紅杏一樹枝上一鸚鵡美人倚磐石接小花引之當以子淵題為正坦坦不知何許人有玉堂學士章記洪武中劉三吾學士別號坦坦翁當即此公而九十翁沈夢麟元官入國朝不仕而三典鄉試其他若顧博士曹子文輩皆國初名士也劉學士詞翰俱已毫不辨其為杏花圖當畫筆是五季宋初之絕精工者雖歷周昉題識斷非後人所能辦也

趙承旨畫陶靖事

趙承旨好圖陶靖節高逸事及歸去來辭余先所觀此十本皆不能如此圖之妙其工力與李伯時抗衡

而曲盡瀟灑夷穆之度令人宛然有北窓羲黃上人想所貌王檀二江州龐參軍皆極意模寫唯貌顏始安延之作豐肥而髯為不得沐猴態疑承旨未見世說一段語耳標署書亦甚緊密是中年筆故聖教十七北海僅十三管將軍藏之家二百年矣一日於海颶震撼戈甲戛札中袖以示余相為歎賞者久之因語將軍一飯斗米秤肉挂五兩乘長風破萬里浪安用此物為將軍咲曰不然尉遲鄂公一部清商送老韓蘄王策蹇衛西湖六橋何必減柴桑風致審爾題尾者當亦不甚愧承旨

沈公濟畫

吾郡沈啓南以丹青妙天下而賞鑒家如王百谷輩謂不如啓南之父公濟獨推以爲神品吾生平所見啓南畫大小餘三百品公濟僅二卷耳此其一也道勁縝密遠近斐疊使人應接不暇賴有印識可辨不則以爲王叔明戴文進矣世眼迷離知有啓南不知有公濟而好奇如百谷遂至伸公濟而抑啓南皆不得爲確論

題沈石田畫冊後

沈啓南先生此八幀掩映綿綉遂爲吾吳地傳神或猶以書法疑之蓋少來精謹尚守渠家民則法未及作雙井老態故也

錢舜舉畫李白觀瀑圖

右錢選舜舉寫李青蓮觀開先瀑布圖毋論此君神采欲飛動即一騎一從亦見生色唯兩瀑不甚雄之直下三千尺勢當由小窳邊幅耳圖後綴舜舉一詩不免蛇足又有劉文成宋文憲胡文穆三詩皆名手而首則解大紳印記及小楷五字絕佳當時劉宋題後歸大紳而文穆始題之耳後爲上海朱太學邦憲家物邦憲余故人也白皙美姿容酒態絕出青蓮上

詩亦鴈行歿可二十年矣嗣子上林家教舉以遺余
噫在人間世作太白觀在上林所作邦憲觀亦可也
余何所與爲成二歌題後還之上林聊寓雪鴻之跡
而已

孔炎所藏古牛車圖

秦漢之世鬪國驚於騎戰故七萃之馬不給而天子
或乘牛車其後更以爲美而加飾之至王君夫苟道
將之所尚極矣第使羣豪衣火浣御油碧而角偏轆
之技於却洛大道間猶足以暢此車所載輜重耳而
諸老特疲頓吁喘之狀有何可賞而勞厲歸真輩極
可笑也已

意描寫之吾弟張助甫李本寧又說作才語于後其

可笑也已

續稿卷之二百六十八終

孔安所藏

大漢之世

或與牛日

何突也

蘇詩圖之吾來燕也而李本寧又與詩本



